



捷報貴府老爺范諱
進高中廣東鄉試第
七名亞元京報連登
黃甲

儒林外史

①

清 吳敬梓

中國古典名著

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

儒林外史

(上)

(清) 吴敬梓 著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数百千种，而《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及《金瓶梅演义》世称四大奇书，人人乐得而观之，余窃有疑焉。

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西游》玄虚荒渺，论者谓为谈道之书；所云“意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国》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弑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夸其章法之奇、用笔之妙，且谓其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呜呼！其未见《儒林外史》一书乎？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甚矣，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

而非若《水浒》、《金瓶梅》之致为风俗人心之害也，则与其读《水浒》、《金瓶梅》，无宁读《儒林外史》。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序

目 录

-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1)
借名流隐括全文
-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13)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23)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36)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46)
严监生疾终正寝
-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57)
寡妇含冤控大伯
-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68)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78)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88)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98)
蘧公孙富室招亲
- 第 十 一 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108)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 第 十 二 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118)
侠客虚设人头会
- 第 十 三 回 蘧驸夫求贤问业 (128)
马纯上仗义疏财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138)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47)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57)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67)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77)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86)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嵌崎磊落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不是我有心想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哪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哪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

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棱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哪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旁，着实撺掇。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

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

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复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

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什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吧。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什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什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去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回复知县。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哪里害什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恐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到：“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响，一

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哪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哪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吧！”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

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得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

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

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淹淹一息，归天去了。王冕擗踊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棺槨。王冕负土成坟，三年苦块，不必细说。

到了服阕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

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寇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屯在外边，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不识，原来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贵步？”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这日，秦老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向年在山东相识的，故此来看我一看。说着就罢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道：“危老爷已自问了罪，发在和州去了。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王冕接过来看，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着，天色晚了下来。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阗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得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得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得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官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

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蠨蛸满室，蓬蒿满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做薛家集。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殿宇三间之外，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后门临着水次。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个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这庵里来同议。

那时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约齐了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到了早饭时候，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都还过了礼。申祥甫发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岁，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阿弥陀佛！受了十方的钱钞，也要消受。”又叫：“诸位都来看看，这琉璃灯内，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说道：“不论别人，只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燎得滚热，送与众位吃。

荀老爹先开口道：“今年龙灯上庙，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

歪戴着瓦棱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的总甲。夏总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卸了鞍子，将些草喂得饱饱的。我议完了事，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起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说道：“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哪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得腰胯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想是有事不得来了。”夏总甲道：“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他抬举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黄老爹，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他家又无兄弟、儿子，却是谁做主人？”夏总甲道：“你又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请，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

说了半日，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道：“这样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从前年年是我做头，众人写了功德，赖着不拿出来，不知累俺赔了多少。况今年老爷衙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个不了，哪得工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但你们说了一场，我也少不得搭个份子，任凭你们哪一位做头。像这荀老爹，田地广，粮食又

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份子派，这事就舞起来了。”众人不敢违拗，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余众户也派了，共二三两银子，写在纸上。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一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来。

申祥甫又说：“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一个先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众人道：“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只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也要人认得字。只是这个先生，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夏总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却还不曾中过学。顾老相公请他在家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落后请将周先生来，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的故事。顾老相公为这戏，心里还不大喜欢，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方才喜了。你们若要先生，俺替你吧周先生请来。”众人都说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面吃了，各自散讫。

次日，夏总甲果然替周先生说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约定灯节后下乡，正月二十开馆。

到了十六日，众人将份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时候，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周进就问：“此位相公是谁？”众人道：“这是我们集上在庠的梅相公。”周进听了，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进再三不肯。众人道：“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先生请老实些吧。”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

闲话休题。周进因他说这样话，倒不同他让了，竟僭着他作了揖。众人都作过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摆两张桌子杯箸，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众人序齿坐下，斟上酒来。周进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扰，一饮而尽。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乃是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叫一声“请”，一齐举箸，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一箸也不曾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为什么不用

肴饌？却不是上门怪人？”拣好的递了过来。周进拦住道：“实不相瞒，我学生是长斋。”众人道：“这个倒失于打点。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周进道：“只因当年先母病中，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斋，倒想起一个笑话，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诗。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不好意思。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该罚该罚！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但这吃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个舅舅，一口长斋。后来进了学，老师送了丁祭的胙肉来，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圣人就要计较了：大则降灾，小则害病。’只得就开了斋。俺这周长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来，不怕你不开哩。”众人说他发得利市好，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预祝，把周先生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厨下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的杠子火烧。众人道：“这点心是素的，先生用几个。”周进怕汤不洁净，讨了茶来吃点心。

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你亲家今日在哪里？何不来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

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牙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时运也算走顺风。再过两年，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当的了。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梅相公正吃着火烧，接口道：“做梦倒也有些准哩。”因问周进道：“长兄这些年考校，可曾得个什么梦兆？”周进道：“倒也没有。”梅玖道：“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彼时不知什么原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于是点心吃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灯时候，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向和尚说定，馆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

直到开馆那日，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拜见先生。众人各自散了，周进上位教书。晚间，学生家去，把各家贖见拆开来看，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一总包了，交与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时照顾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气不了。周进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导。

不觉两个多月，天气渐暖。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河沿上望望，虽是乡村地方，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

红红绿绿，间杂好看。看了一回，只见蒙蒙的细雨下将起来。周进见下雨，转入门内，望着雨下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这雨越下越大，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芦席篷，所以怕雨。将近河岸，看时，中舱坐着一个人，船尾坐着两个从人，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将到岸边，那人连呼船家泊船，带领从人，走上岸来。周进看那人时，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络髭须，约有三十多岁光景。走到门口，与周进举一举手，一直进来。自己口里说道：“原来是个学堂。”周进跟了进来作揖，那人还了个半礼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进道：“正是。”那人问从者道：“和尚怎的不见？”说着，和尚忙走了出来道：“原来是王大爷，请坐。僧人去烹茶来。”向着周进道：“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拿茶。”那王举人也不谦让，从人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王举人道：“你这位先生贵姓？”周进知他是个举人，便自称道：“晚生姓周。”王举人道：“去年在谁家作馆？”周进道：“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王举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周进道：“俺这顾东家，老先生也是相与的？”王举人道：“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又是拜盟的好弟兄。”

须臾，和尚献上茶来吃了。周进道：“老先生的朱卷是晚生熟读过的。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举人道：“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进道：“老先生又过谦了。却是谁作的呢？”王举人道：“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时头场，初九日，天色将晚，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自己心

里疑惑，说：“我平日笔下最快，今日如何迟了？”正想不出来，不觉磕睡上来，伏着号板打一个盹，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中间一人，手里拿着一枝大笔，把俺头上点了一点，就跳出去了。随即一个戴纱帽、红袍金带的人，揭帘子进来，把俺拍了一下，说道：“王公请起。”那时弟吓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转来，拿笔在手，不知不觉写了出来。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

正说得热闹，一个小学生送仿来批。周进叫他搁着。王举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仿，俺还有别的事。”周进只得上位批仿。王举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叫和尚拿升米做饭。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进道：“我方才上坟回来，不想遇着雨，耽搁一夜。”说着，就猛然回头，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仿纸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觉就吃了一惊。一会儿咂嘴弄唇的，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周进又不好问他，批完了仿，依旧陪他坐着。他就问道：“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周进道：“他才七岁。”王举人道：“是今年才开蒙？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进道：“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开蒙的时候，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玫’，也替他起个‘王’旁的名字发发兆，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

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说罢，就

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作不得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哪里有什么鬼神！”周进道：“老先生，梦也竟有准的。前日晚生初来，会着集上梅朋友，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王举人道：“这话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进过学，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像我这发过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俺顶着了的？”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自这一番之后，一薛家集的人都晓得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进士同年，传为笑话。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荀玫了，都叫他“荀进士”。各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说他是封翁太老爷，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分。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哪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图他个逢时遇节，他家多送两个盒子。俺前日听见说，荀家炒了些面筋、豆腐干送在庵里，又送了几回馒头、火烧，就是这些原故了。”众人都不喜欢，以此周进安身不牢；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

那年却失了馆，在家日食艰难。一日，他姊丈金有余来看他，劝道：“老舅，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粮不粮莠不莠’的到几时？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差一个记帐的人，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伙内，还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周进听了这话，自己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有甚亏负我？”随即应允了。

金有余择个吉日，同一伙客人起身，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周进无事闲着，街上走走，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晚间向姐夫说，要去看看。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领着。行主人走进头门，用了钱的并无拦阻。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只因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未知周进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多慌了，只道一时中了恶。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恶。”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来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

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死了人，为什么这号啕痛哭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内中一个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为甚到了这里，这等大哭起来？却是哭得利害。”金有余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

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这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自因这一句话道着周进的真心事，于是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又一个客人道：“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金有余道：“也只为赤贫之士，又无馆做，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个光景，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因没有人识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余道：“他才学是有的，怎奈时运不济！”那客人道：“监生也可以进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中了，也不枉了今日这一番心事。”金有余道：“我也是这般想，只是哪里有这一注银子！”此时周进哭得住了。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着我这几个弟兄在此，每个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做官，哪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哪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勇为，是为无勇。俺们有什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与金有余。一切多的使费，都是金有余包办。周进又谢了众人和金有余。行主人替周进备一席酒，请了众位。金有余将着银子，上了藩库，讨出库收来。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觉喜出

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出了场，仍旧住在行里。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众人各各欢喜，一齐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份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荀老爹贺礼是不消说了。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

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眼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因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

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入学？”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细细看。”范进磕头下去了。

那时天色尚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入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到：“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爷面试。”学道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什么？”那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学道变了脸色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什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

周学道虽然赶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来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还清通。学道道：“把他低低的进了学吧。”因取过笔来在卷子尾上点了一点，做个记认。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木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

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将各卷汇齐，带了进去。发出案来，范进是第一。谒见那日，着实赞扬了一回。点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励了几句“用心举业，休学杂览”的话，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起马，范进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轿前打恭。周学道又叫到跟前，说道：“龙头属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范进又磕头谢了，起来立着。学道轿子，一拥而去。范进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谢了房主人。他家离城还有四十五里路，连夜回来，拜见母亲。家里住着一间草屋，一厦披子，门外是个茅草棚。正屋是母亲住着，妻子住在披房里。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户的女儿。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

你，免得惹人笑话。”范进道：“岳父见教的是。”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说罢，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得醺醺的。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一顿夹七夹八，骂得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

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到两个时候，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那些报录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簇拥着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邻居都来了，挤着看。老太太没奈何，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寻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玩，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攥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

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

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事！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是如何是好？”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再为商酌。”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齐了，拿在草棚下。邻居又搬些桌凳，请报录的坐着吃酒，商议：“他这疯了，如何是好？”报录的内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众人问：“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你并不曾中！’他吃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众邻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紧，妙得紧！范老爷怕的，莫过于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寻胡老爹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卖肉，他倒好知道了，他从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猪，还不曾回来。快些迎着去寻他！”

一个人飞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告诉了一番。胡屠户诧异道：“难道这等没福？”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走了出来。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了！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什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报录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胡老爹，这个事须是这般，你没奈何权变一权变。”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老太太赶出来叫道：“亲家，你只可吓他一吓，却不要把他打伤了！”众邻居道：“这自然，何消吩咐！”说着，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一般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 and 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

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驼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范进看了众人，说道：“我怎么坐在这里？”又道：“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适才欢喜得有些引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好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范进说道：“是了。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范进一面自绾了头发，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见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

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郎中又拿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出来，见儿子不疯，喜从天降。众人问报录的，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范进拜了母亲，也拜谢丈人。胡屠户再三不安道：“些须几个钱，不够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正待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飞跑了进来：“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毕，轿子已是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自散了。

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别号静斋，同范进让了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张乡绅先攀谈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道：“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

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说了一会，打躬作别。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范进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髻髻，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

媳妇、丫环，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哪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环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个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瓷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会试举人，变作秋风之客；多事贡生，长为兴讼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话说老太太见这些家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觉欢喜，痰迷心窍，昏绝于地。家人、媳妇和丫环、娘子都慌了：“快请老爷进来！”范举人三步作一步走来看时，连叫母亲不应，忙将老太太抬放床上，请了医生来。医生说：“老太太这病是中了脏，不可治了。”连请了几个医生，都是如此说，范举人越发慌了。夫妻两个守着哭泣，一面制备后事。挨到黄昏时分，老太太奄奄一息归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

次日，请将阴阳徐先生来写了七单。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该请僧人追荐。大门上挂了白布球，新贴的厅联都用白纸糊了。合城绅衿都来吊唁。请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厅陪客。胡老爹上不得台盘，只好在厨房里或女儿房里，帮着量白布、秤肉，乱窜。

到得二七过了，范举人念旧，拿了几两银子，交与胡屠户，托他仍旧到集上庵里请平日相与的和尚做揽头，请大寺八众僧人来念经，拜《梁皇忏》、放焰口，追荐老太太升天。屠户拿着银子，一直走到集上庵里滕和尚家，恰好大寺里僧官慧敏也在那里坐着。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这庵里起坐。滕和尚请屠户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小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

生烧了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胡屠户道：“正是，我也多谢他的膏药。今日不在这里？”滕和尚道：“今日不曾来。”又问道：“范老爷那病随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这一变。胡老爹这几十天想总是在那里忙，不见来集上做生意。”胡屠户道：“可不是么？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合城乡绅，哪一个不到他家来！就是我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在那里司宾，大长日子，坐着无聊，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见了客来，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欲待躲着些，难道是怕小婿怪？惹绅衿老爷们看乔了，说道：‘要至亲做什么呢？’”说罢，又如此这般把请僧人做斋的话说了。和尚听了，屁滚尿流，慌忙烧茶，下面；就在胡老爹面前转托僧官去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胡屠户吃过面去。

僧官接了银子，才待进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听得后边一个人叫道：“慧老爷，为什么这些时不到庄上来走走？”僧官忙回过头来看时，是佃户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这些时这等财忙！因甚事总不来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来，只因城里张大房里想我屋后那一块田，又不肯出价钱，我几次回断了他。若到庄上来，他家那佃户又走过来嘴嘴舌舌，缠个不清。我在寺里，他有人来寻我，只回他出门去了。”何美之道：“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无事，且到庄上去坐坐；况且老爷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吊在灶上，已经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缴了它吧。今日就在庄上歇了去，怕怎的？”和尚被他说的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庄上。何美之叫浑家煮了一只母鸡，把

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着。和尚走热了，坐在天井内，把衣服脱了一件，敞着怀，腆着个肚子，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

须臾，整理停当，何美之捧出盘子，浑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摆下。和尚上坐，浑家下陪，何美之打横，把酒来斟。吃着，说起三五日内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斋。何美之浑家说道：“范家老奶奶，我们自小看见她的，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只有她媳妇儿，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鞞着个蒲窝子，歪腿烂脚的。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哪里看人去！”正吃得兴头，听得外面敲门甚凶，何美之道：“是谁？”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才开了门，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看见女人、和尚一桌子坐着，齐说道：“好快活！和尚、妇人大青天白日调情！好僧官老爷，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说！这是我田主人！”众人一顿骂道：“田主人？连你婆子都有主儿了！”不由分说，拿条草绳，把和尚精赤条条，同妇人一绳捆了，将个杠子穿心抬着；连何美之也带了。来到南海县前一个关帝庙前戏台底下，和尚同妇人拴做一处，候知县出堂报状。众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报与范府。

范举人因母亲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随即拿帖子向知县说了。知县差班头将和尚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领了家去；一班光棍带着，明日早堂发落。众人慌了，求张乡绅帖子在知县处说情。知县准了，早堂带进，骂了几句，扯一个淡，赶了出去。和尚同众人，倒在衙门口用了几十两银

子。僧官先去范府谢了，次日方带领僧众来铺结坛场、挂佛像，两边十殿阎君。吃了开经面，打动铙、钹、丁当，念了一卷经，摆上早斋来。八众僧人，连司宾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两席。才吃着，长班报：“有客到！”魏相公丢了碗出去迎接进来，便是张、周两位乡绅，乌纱帽，浅色圆领，粉底皂靴。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灵前去了。内中一个和尚向僧官道：“方才进去的，就是张大房里静斋老爷。他和你是田邻，你也该过去问讯一声才是。”僧官道：“也罢了！张家是什么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这一番是非，哪里是什么光棍！就是他的佃户，商议定了，做鬼做神，来弄送我；不过要簸掉我几两银子，好把屋后的那一块田卖与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后县里老爷要打他庄户，一般也慌了，腆着脸，拿帖子去说，惹得县主不喜欢。”又道：“他没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里，做过巢县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儿。三房里曾托我说媒，我替她讲西乡里封大户家，好不有钱！张家硬主张着许与方才这穷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进个学，又说他会做个什么诗词。前日替这里做了一个荐亡的疏，我拿了给人看，说是倒别了三个字。像这都是作孽！眼见得二姑娘也要许人家了，又不知撮弄与个什么人！”说着，听见靴底响，众和尚挤挤眼，僧官就不言语了。两位乡绅出来，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众和尚吃完了斋，洗了脸和手，吹打拜忏，行香放灯，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闹了三昼夜，方才散了。

光阴弹指，七七之期已过，范举人出门谢了孝。一日张静斋来候问，还有话说。范举人叫请在灵前一个小书房里坐

下，穿着衰经出来相见，先谢了丧事里诸凡相助的话。张静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们做子侄的理应效劳。想老伯母这样大寿归天，也罢了，只是误了世先生此番会试。看来想是祖莹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举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来秋举行，但费用尚在不敷。”张静斋屈指一算：“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托魏朋友将就做一篇，却是用谁的名？其余殡仪、桌席、执事、吹打，以及杂用、饭食、破土、谢风水之类，须三百多银子。”正算着，捧出饭来，吃了。张静斋又道：“三载居庐，自是正理；但世先生为安葬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现今高发之后，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风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何不相约同行？一路上舟车之费，弟自当措办，不须世先生费心。”范举人道：“极承老先生厚爱，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道：“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处。”范举人又谢了。

张静斋约定日期，雇齐夫马，带了从人，取路往高要县进发。于路上商量说：“此来，一者见老师；二来，老太夫人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不一日，进了高要城。那日知县下乡相验去了，二位不好进衙门，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修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慌忙迎到里面客位内坐着，摆上九个茶盘来。工房坐在下席，执壶斟茶。

吃了一回，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那人一进了门，就叫把茶盘子撤了，然后与二位叙礼坐下，动问哪一位是张老先生，哪一位

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二位各道了年谊师生，严贡生不胜钦敬。工房告过失陪，那边去了。

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过来，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一来蜗居恐怕褻尊，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故此备个粗碟，就在此处谈谈，休嫌轻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谒，倒先取扰。”严贡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干一杯。二位恐怕脸红，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严贡生道：“汤父母为人廉静慈祥，真乃一县之福。”张静斋道：“是。敝世叔也还有些善政么？”严贡生道：“老先生，人生万事都是个缘法，真个勉强不来的。汤父母到任的那日，敝处阖县绅衿，公搭了一个彩棚，在十里牌迎接。弟站在彩棚门口。须臾，锣、旗、伞、扇、吹手、夜役，一队一队，都过去了。轿子将近，远远望见老父母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岂弟君子。却又出奇：几十人在那里同接，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那时有个朋友，同小弟并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问我：‘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小弟从实说：‘不曾认得。’他就痴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抢上几步，意思要老父母问他什么，不想老父母下了轿，同众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别处，才晓得从前不是看他，把他羞得要命的。次日，小弟到衙门去谒见，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诸

事忙作一团，却连忙丢了，叫请小弟进去，换了两遍茶，就像相与过几十年的一般。”张乡绅道：“总因老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哪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羨，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什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吧。”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才说得一句，听见锣响，一齐立起身来说道：“回衙了。”

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向贡生谢了扰，一直来到宅门口投进帖子去。知县汤奉接了帖子，一个写“世侄张师陆”，一个写“门生范进”，自心里沉吟道：“张世兄屡

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这回同我新中的门生来见，不好回他。”吩咐快请。两人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因说道：“却是得罪得紧。我这敝教，酒席没有什么吃得，只这几样小菜，权且用个便饭。敝教只是个牛羊肉，又恐贵教老爷们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衙门里都也莫得吃。”掌上烛来，将牌拿出来看着。一个贴身的小厮在知县耳跟前悄悄说了几句话，知县起身向二位道：“外边有个书办回话，弟去一去就来。”

去了一时，只听得吩咐道：“且放在那里。”回来又入席坐下，说了失陪，向张静斋道：“张世兄，你是做过官的。这件事正该商之于你，就是断牛肉的话。方才有几个教亲，共备了五十斤牛肉，请出一位老师夫来求我，说是要断尽了，他们就没有饭吃，求我略松宽些，叫做‘瞒上不瞒下’。送五十斤牛肉在这里与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张静斋道：“老世叔，

这话断断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哪知有教亲？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汤知县道：“哪个刘老先生？”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赐死了。这个如何了得！”知县见他说得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典故，不由得信，问道：“这事如何处置？”张静斋道：“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将这老师夫拿进来，打他几十个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张告示在旁，申明他大胆之处。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知县点头道：“十分有理。”当下席终，留二位书房住了。

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喇的一声，屙出一抛稀屎来，从额颊上淌到鼻子上，胡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夫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得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

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说道：“我们就是不该送牛肉来，也不该有死罪！这都是南海县的光棍张师陆的主意！我们闹进衙门去，揪他出来一顿打死，派出一个人来偿命！”不因这一闹，有分教：贡生兴讼，潜踪来到省城；乡绅结亲，谒贵竟游京国。未知众回子吵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话说众回子因汤知县枷死了老师夫，闹将起来，将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口口声声只要揪出张静斋来打死。知县大惊，细细在衙门里追问，才晓得是门子透风。知县道：“我至不济，到底是一县之主，他敢怎的我？设或闹了进来，看见张世兄，就有些开交不得了。如今须是设法先把张世兄弄出去，离了这个地方上才好。”忙唤了几个心腹的衙役进来商议。幸得衙门后身紧靠着北城，几个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绳子把张、范二位系了出去，换了蓝布衣服、草帽、草鞋，寻一条小路，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连夜找路回省城去了。

这里学师、典史，俱出来安民，说了许多好话，众回子渐渐的散了。汤知县把这情由细细写了个禀帖，禀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书檄了知县去。汤奉见了按察司，摘去纱帽，只管磕头。按察司道：“论起来，这件事你汤老爷也忒孟浪了些，不过枷责就罢了，何必将牛肉堆在枷上！这个成何刑法！但此刁风也不可长。我这里少不得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你且回衙门去办事，凡事须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汤知县又磕头说道：“这事是卑职不是。蒙大老爷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后知过必改。但大老爷审断明白了，这几个为头的人，

还求大老爷发下卑县发落，赏卑职一个脸面。”按察司也应承了。知县叩谢出来，回到高要。过了些时，果然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发来本县发落。知县看了来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摇大摆出堂，将回子发落了。

正要退堂，见两个人进来喊冤，知县叫带上来问。一个叫做王小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去年三月内，严贡生家一口才生下来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严家。严家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就卖与他。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他的：“你要讨猪，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王大是个穷人，哪有银子，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被严贡生几个儿子，拿拴门的闩、擗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里。所以小二来喊冤。知县喝过一边，带那一个上来问道：“你叫做什么名字？”那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禀道：“小人叫做黄梦统，在乡下住。因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写立借约，送在严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银子。走上街来，遇着个乡里的亲眷，说他有几两银子借与小的，交个几分数，再下乡去设法，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小的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问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小的说：‘并不曾借本，何得有利？’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好让他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将

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说，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取约。严乡绅执意不肯，把小的的驴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还不发出纸来。这样含冤负屈的事，求太老爷做主！”知县听了，说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便将两张状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这话报知严贡生。严贡生慌了，自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须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严二老官。二老官叫做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人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着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

他两个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是府学廩膳生员；一个叫王仁，是县学廩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听见妹丈请，一齐走来。严致和把这件事，从头告诉一遍，“现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样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怎的这一点事就吓走了？”严致和道：“这话也说不尽了。只是家兄而今两脚站开，差人却在我这里吵闹要人，我怎能丢了家里的事？出外去寻他，他也不肯回来。”王仁道：“各家门户，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门里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饭吃，他们做事，只

拣有头发的抓，若说不管，他就更要得人紧了。如今有个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状的安抚住了，众人递个拦词便歇了。谅这也没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们愚兄弟两个去寻了王小二、黄梦统，到家替他分说开。把猪也还与王家，再折些须银子给他养那打坏了的腿；黄家那借约，查了还他。一天的事，都没有了。”严致和道：“老舅怕不说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一总也不听教训。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王德道：“妹丈，这话也说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侄拗着，你认晦气，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王姓的；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立个纸笔与他，说寻出作废纸无用。这事才得落台，才得个耳根清静。”

当下商议已定，一切办得停妥，严二老官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官司已了。过了几日，整治一席酒，请二位舅爷来致谢。两个秀才，拿班做势，在馆里又不肯来。严致和吩咐小厮去说：“奶奶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请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爷们谈谈。”二位听见这话，方才来。严致和即迎进厅上，吃过茶，叫小厮进去说了。丫环出来请二位舅爷。进到房内，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见他哥哥进来，丢了过来拜见。奶妈抱着妾出的小儿子，年方三岁，带着银项圈，穿着红衣服，来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个丫环来说：“赵新娘进来拜舅爷。”二位连忙道：“不劳吧。”坐下说了些家常话，又问妹子的病，“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说罢，前厅摆下酒席，让了出去上席。

叙些闲话，又提起严致中的话来。王仁笑着问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笔下，怎得会补起廩来的？”王德道：“这是三十年前的话。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知道什么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想起还是前年出贡竖旗杆，在他家扰过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时我不曾去。他为出了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份子，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成什么模样！”严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得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笑罢说：“只管讲这些混话，误了我们吃酒。快取骰盆来。”当下取骰子送与大舅爷：“我们行状元令。”两位舅爷，一个人行一个状元令，每人中一回状元吃一大杯。两位就中了几回状元，吃了几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严监生一回状元也不曾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鼓尽，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自此以后，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并不见效。看看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她病势不好，夜晚时，抱了孩

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吧。”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哪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什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一晚，赵氏出去了一会，不见进来。王氏问丫环道：“赵家的哪里去了？”丫环道：“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见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听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间，赵氏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话，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王氏摇手道：“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

严致和就叫人极早去请了舅爷来，看了药方，商议再请名医。说罢，让进房内坐着，严致和把王氏如此这般意思说了，又道：“老舅可亲自问声令妹。”两人走到床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语了，把手指着孩子，点了一点头。两位舅爷看了，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须臾，让到书房里用饭，彼此不提这话。吃罢，又请到一间密屋里。严致和说起王氏病重，掉下泪来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内助！如今丢了我，怎生是好！前日还向我说，岳父岳母的坟，也要修理。

他自己积的一点东西，留与二位老舅做个遗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开了一张橱，拿出两封银子来，每封一百两，递与二位老舅：“休嫌轻意。”二位双手来接。严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将来要备祭桌，破费钱财，都是我这里备齐，请老舅来行礼。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来，令妹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交毕，仍旧出来坐着。外边有人来候，严致和去陪客去了。

回来见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为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话。”两位道：“有我两人做主。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去了。

过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严家来写了几十副帖子，遍请诸亲六眷。择个吉期，亲眷都到齐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众人吃过早饭，先到王氏床面前立王氏遗嘱。两位舅爷王于据、王于依都画了字。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穿着大红，戴了赤金冠

子。两人双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于依广有才学，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告过祖宗，转了下来，两位舅爷叫丫环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来，夫妻四个，齐铺铺请妹夫、妹妹转在大边，磕下头去，以叙姊妹之礼。众亲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丫环、使女，黑压压的几十个人，都来磕了主人、主母的头。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那时王氏已发昏去了。行礼已毕，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时分，严监生正在大厅陪着客，奶妈慌忙走了出来说道：“奶奶断了气了！”

严监生哭着走了进去，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众人且扶着赵氏灌开水，撬开牙齿灌了下去，灌醒了时，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连严监生也无可奈何。管家都在厅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殓，只有两个舅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严监生慌忙叫奶妈抱起哥子来，拿一搭麻替他披着。那时衣衾棺槨，都是现成的。入过了殓，天才亮了。灵柩停在第二层中堂内，众人进来参了灵，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两个。第三日成服，赵氏定要披麻戴孝，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带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议礼已定，报出丧去。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不必细说。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

小菜不算。

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严监生同赵氏对坐，奶妈带着哥子坐在底下。吃了几杯酒，严监生掉下泪来，指着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与她，我也不管她在哪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赵氏道：“你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哪一个不受她的恩惠？况她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些银子，够做什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她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到开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剩下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程，也是该的。”

严监生听着她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那猫吓得跑到里房内去，跑上床头，只听得一声大响，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一块，上面掉下一个大篾篓子来；近前看时，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篾篓横睡着。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着，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她的银子哪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她往哪里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扫了地，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着

灵床子，又哭了一场。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

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氏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这家务事，就丢开了吧。”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哪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强勉进些饮食，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得窗子响，自觉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赵氏从房外同两位舅爷进来问病，就辞别了到省城里乡试去。严监生叫丫环扶起来强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几日不曾看妹丈，原来又瘦了些，喜得精神还好。”严监生请他坐下，说了些恭喜的话，留在房里吃点心，就讲到除夕晚里这一番话。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来；指着赵氏说道：“这倒是她的意思，说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送与二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盘费。我这病势沉重，将来二位回府，不知可会的着了？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二位接了银子，每位怀里带着两封，谢了又谢，又说了许多的安慰的话，作别去了。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请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以后，

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哪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只因这一句话，有分教：争田夺产，又从骨肉起戈矛；继嗣延宗，齐向官司进词讼。不知赵氏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口号哭起来，准备入殓，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次早着几个家人小厮满城去报丧。族长严振先领着合族一班人来吊孝，都留着吃酒饭，领了孝布回去。赵氏有个兄弟赵老二在米店里做生意，侄子赵老汉在银匠店扯银炉，这时也公备个祭礼来上门。僧道挂起长幡，念经追荐。赵氏领着小儿子，早晚在柩前举哀。伙计、仆从、丫环、养娘，人人挂孝。门口一片都是白。

看看闹过头七，王德、王仁科举回来了，齐来吊孝，留着过了一日去。又过了三四日，严大老官也从省里科举了回来。几个儿子都在这边丧堂里。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浑家坐着，打点拿水来洗脸，早见二房里一个奶妈，领着一个小厮，手里捧着端盒和一个毡包走进来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

知道大老爹来家了，热孝在身，不好过来拜见。这两套衣服和这银子，是二爷临终时说下的，送与大老爹做个遗念。就请大老爹过去。”

严贡生打开看了，族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随向浑家封了八分银子赏封，递与奶妈，说道：“上复二奶奶，多谢，我即刻就过来。”打发奶妈和小厮去了，将衣裳和银子收好，又细问浑家，知道和儿子们都得了她些别敬，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问毕，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的腰经，走过那边来。到枢前叫声“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赵氏穿着重孝出来拜谢，又叫儿子磕伯伯的头，哭着说道：“我们苦命！他爷半路里丢了去了，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严贡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禀的寿数。我老二已是归天去了，你现今有恁个好儿子，慢慢的带着他过活，焦怎的？”赵氏又谢了，请在书房，摆饭请两位舅爷来陪。

须臾，舅爷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体壮盛，怎么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们至亲的也不曾当面别一别，甚是惨然！”严贡生道：“岂但二位亲翁，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将有大半年了？”严贡生道：“正是。因前任学台周老师举了弟的优行，又替弟考出了贡。他有个本家在这省里住，是做过应天巢县的，所以到省去会会他。不想一见如故，就留着住了几个月，又要同我结亲，再三把他第二个令爱许与二小儿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么？”严贡生道：“住在张静斋家。他也是做

过县令，是汤父母的世侄，因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相与起来。周亲家家，就是静斋先生执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来的？”严贡生道：“正是。”王仁递个眼色与乃兄道：“大哥，可记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来的了。”王德冷笑了一声。

一会摆上酒来，吃着又谈。王德道：“今岁汤父母不曾入帘？”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么？因汤父母前次入帘，都取中了些‘陈猫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时目，所以这次不曾来聘。今科十几位帘官，都是少年进士，专取有才气的文章。”严贡生道：“这倒不然。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有才气不成？就如我这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今科少不得还在这几个人内中。”严贡生说此话，因他弟兄两个在周宗师手里都考的是二等。二人听这话，心里明白，不讲考校的事了。酒席将阑，又谈到前日这一场官事：“汤父母着实动怒，多亏令弟看得破，息下来了。”严贡生道：“这是亡弟不济。若是我在家，和汤父母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绕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还是厚道些好。”严贡生把脸红了一阵，又彼此劝了几杯酒。奶妈抱着哥子出来道：“奶奶叫问大老爹，二爷几时开丧？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茔里可以葬得，还是要寻地？费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爷商议。”严贡生道：“你向奶奶说，我在家不多时耽搁，就要同二相公到省里去周府招亲，你爷的事托在二位舅爷就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等我回来斟酌。”说罢，叫了扰，起身过去。二位也散了。

过了几日，大老爹果然带着第二个儿子往省里去了。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成仓，童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不想皇天无眼，不佑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来，发了一天热。医生来看，说是个险症。药里用了犀角、黄连、人牙，不能灌浆，把赵氏急得到处求神许愿，都是无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赵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并且比不得哭二爷，直哭得眼泪都哭不出来。整整的哭了三天三夜，打发孩子出去。叫家人请了两位舅爷来商量，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承嗣。二位舅爷踌躇道：“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儿子是他的，须是要他自己情愿，我们如何硬做主？”赵氏道：“哥哥，你妹夫有这几两银子的家私，如今把个正经主儿去了，这些家人小厮都没个投奔，这立嗣的事是缓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几时回来？间壁第五个侄子才十一二岁，立过来，还怕我不会疼热他、教导他？他伯娘听见这个话，恨不得双手送过来，就是他伯伯回来，也没得说，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罢，我们过去替他说一说吧。”王仁道：“大哥，这是哪里话？宗嗣大事，我们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得狠，只好我弟兄两人公写一字，他这里叫一个家人连夜到省里请了大先生回来商议。”王德道：“这话最好，料想大先生回来也没得说。”王仁摇着头笑道：“大哥，这话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赵氏听了这话，摸头不着，只得依着言语，写了一封字，遣家人来富连夜赴省接大老爹。

来富来到省城，问着大老爹的下处在高底街。到了寓处门口，只见四个戴红黑帽子的，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吓

了一跳，不敢进去。站了一会，看见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才叫他领了他进去。看见敞厅上，中间摆着一乘彩轿，彩轿旁边竖着一把遮阳，遮阳上贴着“即补县正堂”。四斗子进去请了大老爹出来，头戴纱帽，身穿圆领补服，脚下粉底皂靴。来富上前磕了头，递上书信。大老爹接着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这里伺候。”来富下来，到厨房里，看见厨子在那里办席。新人房在楼上，张见摆得红红绿绿的，来富不敢上去。直到日头平西，不见一个吹手来。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红，簪着花，前前后后走着着急，问吹手怎的不来。大老爹在厅上嚷成一片声，叫四斗子快传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个好日子，人钱银子一班叫吹手还叫不动，老爷给了他二钱四分低银子，又还扣了他二分戥头，又叫张府里押着他来；他不知今日应承了几家，他这个时候怎得来？”大老爹发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来迟了，连你一顿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说道：“从早上到此刻，一碗饭也不给人吃，偏生有这些臭排场！”说罢去了。

直到上灯时候，连四斗子也不见回来，抬新人的轿夫和那些戴红黑帽子的又催得狠，厅上的客说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时已到，且去迎亲吧。”将拿扇掬起来，四个戴红黑帽子的开道，来富跟着轿，一直来到周家。那周家敞厅甚大，虽然点着几盏灯烛，天井里却是不亮。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只得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一递一声，在黑天井里喝道，喝个不了。来富看见，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拜上严老爷，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正

吵闹着，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闹了一会，没奈何，只得把新人轿发来了。新人进门，不必细说。

过了十朝，叫来富同四斗子去写了两只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县的人。两只大船，银十二两，立契到高要付银。一只装的新郎、新娘，一只严贡生自坐。择了吉日辞别亲家，借了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惧，小心伏侍，一路无话。

那日将到了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路了，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呕出许多清痰来。来富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膀子，只是要跌。严贡生口里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丢了去烧起一壶开水来。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声不倒一声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烧了开水，拿进舱来。严贡生将钥匙开了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来，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着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剩下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那掌舵驾长害馋痲，左手扶着舵，右手拈来，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了。严贡生只作不看见。

少刻，船拢了马头。严贡生叫来富着速叫他两乘轿子来，摆齐执事，将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里去；又叫些马头上人来把箱笼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眼张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问四斗子道：“我的药往哪里去了？”四斗子道：“何曾

有甚药？”严贡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那掌舵的道：“想是刚才船板上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严贡生道：“吃了好贱的云片糕！你晓得我这里头是些什么东西？”掌舵的道：“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面做成的了，有什么东西？”严贡生发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得好容易，是云片糕！方才这几片，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攘到贼肚里’；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什么药来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叫四斗子开拜匣，写帖子：“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掌舵的吓了，陪着笑脸道：“小的刚才吃得甜甜的，不知道是药，只说是云片糕。”严贡生道：“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

说着，已把帖子写了，递给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着，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齐道：“严老爷，而今是他不是，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穷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若是送到县里，他哪里担得住？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恕过他吧。”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子走过几个到船上来说道：“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如今自知理亏，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严

老爷还有些贴与你不成？”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严贡生转弯道：“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着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帐，不怕他飞上天去！”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

严贡生回家，忙领了儿子和媳妇拜家堂，又忙的请奶奶来一同受拜。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严贡生走来道：“你忙什么？”他浑家道：“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窄的？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与她住？”严贡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他浑家道：“她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严贡生道：“她二房无子，不要立嗣的？”浑家道：“这不成，她要继我们第五个哩。”严贡生道：“这都由她么？她算是个什么东西！我替二房立嗣，与她什么相干？”他浑家听了这话，正摸不着头脑，只见赵氏着人来说：“二奶奶听见大老爷回来，叫请大老爷说话，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严贡生便走过来。见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顿，便叫过几个管事家人来吩咐：“将正宅打扫出来，明日二相公同二娘来住！”赵氏听得，还认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继，便请舅爷，说道：“哥哥，大爷方才怎样说？媳妇过来，自然在后一层，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顾，怎倒叫我搬到那边去。媳妇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厢房，天地世间，也没有这个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随他说着，自然有个商议。”说罢走出去了。彼此谈了两句淡话，又吃了一杯茶。王家小厮走来说：“同学朋友候着作文会。”二位作别去了。

严贡生送了回来，拉一把椅子坐下，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了来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过来承继了，是你们的新主人，须要小心伺候。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二相公只认得她是父妾，她也没有还占着正屋的。吩咐你们媳妇子把群屋打扫两间，替她搬过东西去；腾出正屋来，好让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个嫌疑。二相公称呼她‘新娘’；她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爷’、‘二奶奶’。再过几日，二娘来了，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然后二相公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帐目，都连夜攒造清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追工本饭米哩！”众人应诺下去，大老爹过那边去了。

这些家人、媳妇领了大老爹的言语来催赵氏搬房，被赵氏一顿臭骂，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赵氏装尊作威作福，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说：“大老爹吩咐的话，我们怎敢违拗？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他若认真动了气，我们怎样了得？”赵氏号天大哭，哭了又骂，骂了又哭，足足闹了一夜。次日，一乘轿子抬到县门口，正值汤知县坐早堂，就喊了冤。知县叫补进词来，次日发出：“仰族亲处复。”

赵氏备了几席酒，请来家里。族长严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乡约，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今虽坐在这里，只说道：“我虽是族长，但这事以亲房为主，老爷批处，我也只好拿这话回老爷。”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

般，总不置一个可否。那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本来上不得台盘，才要开口说话，被严贡生睁开眼睛，喝了一声，又不敢言语了。两个人自心里也裁划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儿两个，把我们不瞅不睬，我们没来由，今日为他得罪严老大，‘老虎头上扑苍蝇’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个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见众人都不说话，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已往的话。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严贡生听着，不耐烦道：“像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我们乡绅人家，哪有这样规矩！不要恼犯了我的性子，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赵氏越发哭喊起来，喊的半天云里都听见，要奔出来揪他，撕他，是几个家人媳妇劝住了。众人见不是事，也把严贡生扯了回去。当下各自散了。

次日，商议写复呈，王德、王仁说：“身在簧宫，片纸不入公门。”不肯列名。严振先只得混帐复了几句话，说：“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律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做母亲，也是有的。总候太老爷天断。”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见了复呈道：“律设大法，理顺人情，这贡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个极长的批语，说：“赵氏既扶过正，不应只管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严贡生看了这批，那头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几丈，随即写呈到府里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着觉得多事，“仰高要县查案”。知县查上案去，批了个“如详缴”。严贡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状，司批：“细故赴府县控理。”严贡生没法了，回不得头，想道：“周学道是亲家一族，赶到

京里，求了周学道在部里告下状来，务必要正名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年，一举便登上第。不知严贡生告状得准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话说严贡生因立嗣兴讼，府、县都告输了，司里又不理，只得飞奔到京，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状。一直来到京师，周学道已升做国子监司业了。大着胆，竟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门上去投。长班传进帖，周司业心里疑惑，并没有这个亲戚。正在沉吟，长班又送进一个手本，光头名字，没有称呼，上面写着“范进”。周司业知道是广东拔取的，如今中了，来京会试，便叫快请进来。范进进来，口称恩师，叩谢不已。周司业双手扶起，让他坐下，开口就问：“贤契同乡，有个什么姓严的贡生么？他方才拿姻家帖子来拜学生，长班问他，说是广东人，学生却不曾有这门亲戚。”范进道：“方才门人见过，他是高要县人，同敝处周老先生是亲戚。只不知老师可是一家？”周司业道：“虽是同姓，却不曾序过。这等看起来，不相干了。”即传长班进来，吩咐道：“你去向那严贡生说，衙门有公事，不便请见，尊帖也带了回去吧。”长班应诺回去了。

周司业然后与范举人话旧，道：“学生前科看广东榜，知道贤契高发，满望来京相晤，不想何以迟至今科？”范进把丁母忧的事说了一遍。周司业不胜叹息，说道：“贤契绩学有素，虽然耽迟几年，这次南宫一定入选。况学生已把你的大名常

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你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须缺少费用，学生这里还可相帮。”范进道：“门生终身皆顶戴老师高厚栽培。”又说了许多话，留着吃了饭，相别去了。

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命下之日，范学道即来叩见周司业。周司业道：“山东虽是我故乡，我却也没有甚事相烦；只心里记得训蒙的时候，乡下有个学生，叫做荀玫，那时才得七岁，这又过了十多年，想也长成人了。他是个务农的人家，不知可读得成书，若是还在应考，贤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愿。”范进听了，专记在心，去往山东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临兖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这件事忘断了。直到第二日要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起来，说道：“你看我办的是什么事！老师托我汶上县荀玫，我怎么并不照应？大意极了！”慌忙先在生员等第卷子内一查，全然没有。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取来，对着名字、坐号，一个一个的细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并不见有个荀玫的卷子。学道心里烦闷道：“难道他不曾考？”又虑着：“若是有在里面，我查不到，将来怎样见老师？还要细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罢。”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众幕宾也替疑猜不定。

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

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县？何不在已取中入学的十几卷内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学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几卷取了，对一对号簿，头一卷就是荀玫，学道看罢，不觉喜逐颜开，一天愁都没有了。

次早发出案来，传齐生童发落。先是生员，一等、二等、三等都发落过了，传进四等来，汶上县学四等第一名上来是梅玖，跪着阅过卷。学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怎么荒谬到这样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该考居极等，姑且从宽，取过戒饬来，照例责罚！”梅玖告道：“生员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学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说着，学里面一个门斗已将他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爷！看生员的先生面上开恩吧！”学道道：“你先生是哪一个？”梅玖道：“现任国子监司业周蕙轩先生，讳进的，便是生员的业师。”范学道道：“你原来是我周老师的门生。也罢，权且免打！”门斗把他放起来，上来跪下，学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师门下，更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文章，岂不有玷门墙桃李？此后须要洗心改过。本道来科考时，访知你若再如此，断不能恕了！”喝声：“赶将出去！”

传进新进儒童来。到汶上县，头一名点着荀玫，人丛里一个清秀少年上来接卷。学道问道：“你和方才这梅玖是同门么？”荀玫不懂这句话，答应不出来。学道又道：“你可是周蕙轩老师的门生？”荀玫道：“这是童生开蒙的师父。”学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经取在第一。似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师一番栽培，此后用心读书，颇可上进。”荀玫跪下谢了。候众人阅过卷，鼓吹送了出去，学道退堂掩门。

荀玫才走出来，恰好遇着梅玖还站在辕门外。荀玫忍不住问道：“梅先生，你几时从过我们周先生读书？”梅玖道：“你后生家哪里知道？想着我从先生时，你还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里教书，教的都是县门口房科家的馆，后来下乡来，你们上学，我已是进过了，所以你不晓得。先生最喜欢我的，说是我的文章有才气，就是有些不合规矩，方才学台批我的卷子上也是这话，可见会看文章的都是这个讲究，一丝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学台何难把俺考在三等中间，只是不得发落，不能见面了，特地把我考在这名次，以便当堂发落，说出周先生的话，明卖个情。所以把你进个案首，也是为此。俺们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细心，不可忽略过了。”两人说着闲话，到了下处。次日送过宗师，雇牲口，一同回汶上县薛家集。

此时荀老爹已经没了，只有母亲在堂。荀玫拜见母亲，母亲欢喜道：“自你爹去世，年岁不好，家里田地渐渐也花费了，而今得你进个学，将来可以教书过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来贺喜，就同梅三相商议，集上约会份子，替荀玫贺

学，凑了二三十吊钱，荀家管待众人，就借这观音庵里摆酒。

那日早晨，梅玖、荀玖先到，和尚接着。两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礼。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挣了这一顶头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广积阴功。那咱你在这里上学时还小哩，头上扎着抓角儿。”又指与二位道：“这里不是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二人看时，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左边一行小字，写着：“公讳进，字蕙轩，邑人。”右边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两人见是老师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几拜。又同和尚走到后边屋里周先生当年设帐的所在，见两扇门开着，临了水次，那对过河滩塌了几尺，这边长出些来。看那三间屋，用芦席隔着，而今不做学堂了。左边一间，住着一个江西先生，门上贴着“江右陈和甫仙乩神数”。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门关着，只有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白了，上面十个字是：“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梅玖指着向和尚道：“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和尚应诺，连忙用水揭下，弄了一会。申祥甫领着众人到齐了，吃了一日酒才散。

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买了几石米，剩下的留与荀玖做乡试盘费。次年录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于少年，到省试，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门里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程，匆匆进京会试，又中了第三名进士。明朝的体统：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在下处摆起公座来升座，长

班参堂磕头。这日正磕着头，外边传呼接帖，说：“同年同乡王老爷来拜。”荀进士叫长班抬开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见王惠须发皓白，走进门，一把拉着手说道：“年长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弟兄。”两人平磕了头，坐着，就说起昔年这一梦。“可见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都要同做。”荀玫自小也依稀记得听见这句话，只是记不清了，今日听他说来，方才明白，因说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王进士道：“这下处是年长兄自己赁的？”荀进士道：“正是。”王进士道：“这甚窄，况且离朝纲又远，这里住着不便。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京里房子也是我自己买的，年长兄竟搬到我这里去住，将来殿试，一切事都便宜些。”说罢，又坐了一会，去了。次日，竟叫人来把荀进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处同住。传胪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满，一齐转了员外。

一日，两位正在寓处闲坐，只见长班传进一个红全帖来，上写“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单帖，上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数，曾在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内行道。”王员外道：“长兄，这人你认得么？”荀员外道：“是有这个人，他请仙判得最妙。何不唤他进来请仙，问问功名的事？”忙叫：“请。”只见那陈和甫走了进来，头戴瓦楞帽，身穿茧绸直裰，腰系丝绦，花白胡须，约有五十多岁光景。见了二位，躬身唱诺，说：“请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让山人拜见。”二人再三谦让，同他行了礼，让他首位坐下。荀员外道：“向日道兄在敝乡观音庵时，弟却无缘，不曾会见。”

陈礼躬身道：“那日晚生晓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纯阳祖师降坛，乩上写着这日午时三刻有一位贵人来到，那时老先生尚不曾高发，天机不可泄漏，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王员外道：“道兄请仙之法，是何人传授？还是专请纯阳祖师，还是各位仙人都可启请？”陈礼道：“各位仙人都可请，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启请。不瞒二位老先生说，晚生数十年以来，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切记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刘大老爷家扶乩，刘大老爷因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下狱，请仙问其吉凶，哪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来，批了‘七日来复’四个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爷果然奉旨出狱，只罚了三个月的俸。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动；后来忽然大动起来，写了一首诗，后来两句说道：‘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那些看的老爷都不知道是谁，只有李老爷懂得诗词，连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问是哪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飞的写了几个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众位都吓得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说是帝王、圣贤都是请得来的。”王员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们终身官爵的事可断得出来？”陈礼道：“怎么断不出来？凡人富贵、穷通、贫贱、寿夭，都从乩上判下来，无不奇验。”两位见他说得热闹，便道：“我两人要请教，问一问升迁的事。”那陈礼道：“老爷请焚起香来。”二位道：“且慢，候吃过便饭。”

当下留着吃了饭，叫长班到他下处把沙盘、乩笔都取来了摆下。陈礼道：“二位老爷自己默祝。”二位祝罢，将乩笔安好。陈礼又自己拜了，烧了一道降坛的符，便请二位老爷

两边扶着乩笔，又念了一遍咒语，烧了一道启请的符，只见那乩渐渐动起来了。那陈礼叫长班斟了一杯茶，双手捧着，跪献上去，那乩笔先画了几个圈子，便不动了。陈礼又焚了一道符，叫众人都息静。长班、家人站在外边去了。

又过了一顿饭时，那乩扶得动了，写出四个大字：“王公听判。”王员外慌忙丢了乩笔，下来拜了四拜，问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问罢，又去扶乩。那乩旋转如飞，写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关圣帝君是也。”陈礼吓得在下面磕头如捣蒜，说道：“今日二位老爷心诚，请得夫子降坛，这是轻易不得的事！总是二位老爷大福。须要十分诚敬，若有些须怠慢，山人就担戴不起！”二位也觉悚然，毛发皆竖，丢着乩笔，下来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陈礼道：“且住。沙盘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语多，写不下，且拿一副纸笔来，待山人在旁记下同看。”于是拿了一副纸笔，递与陈礼在旁抄写，两位仍旧扶着。那乩运笔如飞，写道：

羡尔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鲜红。大江烟浪杳无踪，两日黄堂坐拥。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夔龙。

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写毕，又判出五个大字：“调寄《西江月》。”三个人都不解其意。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此下的话，全然不解。”陈礼道：“夫子是从不误人的，老爷收着，后日必有神验；况这诗上说‘天府夔龙’，想是老爷升任直到宰相之职。”王员外被他破，也觉得心里欢喜。

说罢，荀员外下来拜了，求夫子判断。那乩笔半日不动，

求得急了，运笔判下一个“服”字。陈礼把沙滩平了求判，又判了一个“服”字。一连平了三回沙，判了三个“服”字，再不动了。陈礼道：“想是夫子龙驾已经回天，不可再褻渎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将乩笔、香炉、沙盘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钱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陈山人拜谢去了。

到晚，长班进来说：“荀老爷家有人到。”只见荀家家人挂着一身的孝，飞跑进来磕了头，跪着禀道：“家里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归天。”荀员外听了这话，哭倒在地。王员外扶了半日，救醒转来，就要到堂上递呈丁忧。王员外道：“年长兄，这事且再商议。现今考选科、道在即，你我的资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再迟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将这事瞒下，候考选过了再处。”荀员外道：“年老先生极是相爱之意，但这件事恐瞒不下。”王员外道：“快吩咐来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换了，这事不许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有道理。”一宿无话。

次日清早，请了吏部掌案的金东崖来商议。金东崖道：“做官的人，匿丧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说是能员，要留部在任守制，这个不妨；但须是大人们保举，我们无从用力。若是发来部议，我自然效劳，是不消说了。”两位重托了金东崖去。到晚，荀员外自换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两位老师，求个保举，两位都说：“可以酌量而行。”

又过了两三日，都回复了来说：“官小，与夺情之例不合。这夺情，须是宰辅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边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员外是个闲曹，不便保举夺情。”荀员外只得递

呈了忧。王员外道：“年长兄，你此番丧葬需费，你又是寒士，如何支持得来？况我看见你不喜理这烦剧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罢，我也告一个假，同你回去，丧葬之费数百金，也在我家里替你应用，这事才好。”荀员外道：“我是该的了，为何因我又误了年老先生的考选？”王员外道：“考选还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耽误。我这告假，多则半年，少只三个月，还赶的着。”

当下荀员外拗不过，只得听他告了假，一同来家，替太夫人治丧。一连开了七日吊，司、道、府、县，都来吊丧。此时哄动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来看荀老爷家的丧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儿子申文卿袭了丈人夏总甲的缺，拿手本来磕头，看门效力。整整闹了两个月，丧事已毕。王员外共借了上千两的银子与荀家，作辞回京。荀员外送出境外，谢了又谢。王员外一路无话，到京才开了假，早见长班领着一个报录的人进来叩喜。不因这一报，有分教：贞臣良佐，忽为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报王员外是何喜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话说王员外才到京开假，早见长班领报录人进来叩喜。王员外问是何喜事，报录人叩过头，呈上报单，上写道：“江抚王一本。为要地须才事：南昌知府员缺，此乃沿江重地，须才能干济之员；特本请旨，于部属内拣选一员。奉旨：南昌府知府员缺，着工部员外王惠补授。钦此！”王员外赏了报喜人酒饭，谢恩过，整理行装，去江西到任。

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兴府人，由进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经出了衙门，印务是通判署着。王太守到任，升了公座，各属都禀见过了，便是蘧太守来拜。王惠也回拜过了。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差着，王太守不肯就接。

一日，蘧太守差人来禀说：“太爷年老多病，耳朵听话又不甚明白。交盘的事本该自己来领王太爷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发少爷过来当面相恳，一切事都要仗托王太爷担待。”王惠应诺了，衙里整治酒饭，候蘧公子。直到早饭过后，一乘小轿，一幅红全帖，上写“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开了宅门，叫请少爷进来。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举动不群，彼此施了礼，让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闻得略有些贵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

肺病，不耐烦烦，兼之两耳重听。多承老先生记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台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岁。”王太守道：“一向总随尊大人任所的？”蘧公子道：“家君做县令时，晚生尚幼，相随敝门伯范老先生，在山东督学幕中读书，也帮他看看卷子，直到升任南昌，署内无人办事，这数年总在这里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这般急流勇退了？”蘧公子道：“家君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况做秀才的时候，原有几亩薄产，可供馐粥；先人敝庐，可蔽风雨；就是琴、樽、炉、几，药栏、花榭，都也还有几处，可以消遣；所以在风尘劳攘的时候，每怀长林丰草之思，而今却可赋‘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问子。’看老世台这等襟怀高旷，尊大人所以得畅然挂冠。”笑着说道：“将来，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贤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得以菽水承欢，这是人生至乐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

说着，换了三遍茶，宽去大衣服，坐下。说到交代一事，王太守着实作难。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家君在此数年，布衣蔬食，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历年所积俸余，约有二千余金，如此地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缺少不敷处，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宦囊清苦，决不有累。”王太守见他说得大方、爽快，满心欢喜。

须臾，摆上酒来，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蘧公

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词讼甚少，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婚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与民休息。至于处处利藪，也绝不耐烦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但只问着晚生，便是‘问道于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确了。”当下酒过数巡，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因又说起：“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哪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得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哪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王太守并不知这话是讥诮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如此认真。”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饮，彼此传杯换盏，直吃到日西时分。将交代的事当面言明，王太守许定出结，作别去了。过了几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结。蘧太守带着公子家眷，装着半船书画，回嘉兴去了。

王太守送到城外回来，果然听了蘧公子的话，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较了一轻一重，都写了暗号在上面。出来坐堂之时，吩咐叫用大板，皂隶若取那轻的，就知他得了钱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隶。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

得魂飞魄散。全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

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适值江西宁王反乱，各路戒严，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催趲军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书，星速赴南赣到任。到任未久，出门查看台站，大车驷马，在路晓行夜宿。那日到了一个地方，落在公馆。公馆是个旧人家一所大房子，走进去举头一看，正厅上悬着一块匾，匾上贴着红纸，上面四个大字是“骅骝开道”。王道台看见，吃了一惊。到厅升座，属员衙役参见过了，掩门用饭，忽见一阵大风把那片红纸吹在地下，里面现出绿底金字，四个大字是“天府夔龙”。王道台心里不胜骇异，才晓得关圣帝君判断的话，直到今日才验：那所判“两日黄堂”，便就是南昌府的个“昌”字。可见万事分定。一宿无话，查毕公事回衙。

次年，宁王统兵破了南赣官军。百姓开了城门，抱头鼠窜，四散乱走。王道台也抵当不住，叫了一只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着宁王百十只艨艟战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万火把，照见小船，叫一声：“拿！”几十个兵卒跳上船来，走进中舱，把王道台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从人、船家，杀的杀了，还有怕杀的，跳在水里死了。王道台唬得撒抖抖的颤，灯烛影里，望见宁王坐在上面，不敢抬头。宁王见了，慌走下来，亲手替他解了缚，叫取衣裳穿了，说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诛君侧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员，降顺了孤家，少不得升授你的官爵。”王道台颤抖抖的叩头道：“情愿降顺。”宁王道：“既然愿降，待孤家亲赐一杯酒。”此时，王道台被缚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酒在手，一饮而尽，

心便不疼了。又磕头谢了。王爷即赏与江西按察司之职，自此随在宁王军中。听见左右的人说，宁王在玉牒中是第八个王子，方才悟了关圣帝君所判“琴瑟琵琶”，头上是八个“王”字，到此无一句不验了。

宁王闹了两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阵杀败，束手就擒。那些伪官，杀的杀了，逃的逃了。王道台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件东西，只取了一个枕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换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择路。赶了几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走直到了浙江乌镇地方。

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吃点心，王惠也拿了几个钱上岸。那点心店里都坐满了，只有一个少年独自据了一桌。王惠见那少年仿佛有些认得，却想不起。开店的道：“客人，你来同这位客人一席坐吧。”王惠便去坐在对席，少年立起身来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问道：“请教客人贵处？”那少年道：“嘉兴。”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过南昌太守，可与足下一家？”那少年惊道：“便是家祖。老客何以见问？”王惠道：“原来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孙，失敬了。”那少年道：“却是不曾拜问贵姓仙乡。”王惠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宝舟在哪边？”蘧公孙道：“就在岸边。”

当下会了帐，两人相携着下了船坐下。王惠道：“当日在南昌相会的少爷，台讳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孙道：“这便是先君。”王惠惊道：“原来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却如何这般称呼，难道已仙游了么？”蘧公孙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组，次年即不幸先君见背。”王惠听罢，流下泪来；说道：

“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谊，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贵庚多少了？”蘧公孙道：“虚度十七岁。到底不曾请教贵姓仙乡。”王惠道：“盛从同船家都不在此么？”蘧公孙道：“他们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后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孙大惊道：“闻得老先生已荣升南赣道，如何改装独自到此？”王惠道：“只为宁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却为围城之中，不曾取出盘费。”蘧公孙道：“如今却将何往？”王惠道：“穷途流落，哪有定所。”就不曾把降顺宁王的话说了出来。蘧公孙道：“老先生既边疆不守，今日却不便来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盘费缺少，如何使得？晚学生此番却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亲处讨取一桩银子，现在舟中，今且赠与老先生以为路费，去寻一个僻静所在安身为妙。”说罢，即取出四封银子递与王惠，共二百两。王惠极其称谢，因说道：“两边船上都要赶路，不可久迟，只得告别。周济之情，不死当以厚报。”双膝跪了下去。蘧公孙慌忙跪下同拜了几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虽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蘧公孙应诺。他即刻过船取来交代，彼此洒泪分手。王惠道：“敬问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见，来生犬马相报便了。”分别去后，王惠另觅了船入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发披缁去了。

蘧公孙回到嘉兴，见了祖父，说起路上遇见王太守的话。蘧太守大了宁王的！”公孙道：“这却不曾说明，只说是挂印逃走，并不曾带得一点盘缠。”蘧太守道：“他虽犯

罪朝廷，却与我是个故交，何不就将你讨来的银子送他作盘费？”公孙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孙道：“只取得二百两银子，尽数送与他了。”蘧太守不胜欢喜道：“你真可谓汝父之肖子。”就将当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诉了一遍，公孙见过乃祖，进房去见母亲刘氏，母亲问了些路上的话，慰劳了一番，进房歇息。

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说道：“王太守枕箱内还有几本书。”取出来送与乃祖看，蘧太守着了，都是抄本。其他也还没要紧，只内有一本，是《高青丘集诗话》，有一百多纸，就是青丘亲笔缮写，甚是精工。蘧太守道：“这本书多年藏之大内，数十年来，多少才人求见一面不能，天下并没有第二本。你今无心得了此书，真乃天幸，须是收藏好了，不可轻易被人看见！”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它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荀骝夫氏补辑”。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说，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写斗方，同诸名士赠答。

一日，门上人进来禀道：“娄府两位少老爷到了。”蘧太守叫公孙：“你娄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请进来。”公孙领命，慌出去迎。这二位乃是娄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余年，薨逝之后，赐了祭葬，谥为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长子现任通政司大堂。这位三公子，讳琫，字玉亭，是个孝廉。四公子讳瓚，字瑟亭，在监读书。是蘧太守的亲内侄。公孙随着两

位进来，蘧太守欢喜，亲自接出厅外檐下。两人进来，请姑丈转上，拜了下去。蘧太守亲手扶起，叫公孙过来拜见了表叔，请坐奉茶。二位娄公子道：“自拜别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载。小侄们在京，闻知姑丈挂冠归里，无人不拜服高见，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须鬓皓然，可见有司官是劳苦的。”蘧太守道：“我本无宦情。南昌待罪数年，也不曾做得一些事业，虚糜朝廷爵禄，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载，小儿亡化了，越觉得胸怀冰冷。细想来，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娄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谁想享年不永，幸得表侄已长成人，侍奉姑丈膝下，还可借此自宽。”娄四公子道：“便是小侄们闻了表兄讣音，思量总角交好，不想中路分离，临终也不能一别，同三兄悲痛过深，几乎发了狂疾。大家兄念着，也终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宦况也还觉得高兴么？”二位道：“通政司是个清淡衙门，家兄在那里浮沉着，绝不曾有什么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侄们在京师转觉无聊，商议不如返舍为是。”

坐了一会，换去衣服，二位又进去拜见了表嫂。公孙陪奉出来，请在书房里。面前一个小花圃，琴、樽、炉、几，竹、石、禽、鱼，萧然可爱。蘧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拄着天台藤杖，出来陪坐。摆出饭来。用过饭，烹茗清谈，说起江西宁王反叛的话：“多亏新建伯神明独运，建了这件大功，除了这番大难。”娄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为难得。”四公子道：“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蘧太守道：“成败论人，固

是庸人之见；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说话须要谨慎。”四公子不敢再说了。哪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每常只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每到酒酣耳热，更要发这一种议论。娄通政也是听不过，恐怕惹出事来，所以劝他回浙江。

当下又谈了一会闲话，两位问道：“表侄学业，近来造就何如？却还不曾恭喜毕过烟事？”太守道：“不瞒二位贤侄说，我只得这一个孙子，自小娇养惯了。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什么学问，一味装模做样，动不动就是打骂。人家请先生的，开口就说要严；老夫姑息得紧，所以不曾着他去从时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读些经史，自你表兄去后，我心里更加怜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监生，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近来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欢便了。”二位公子道：“这个更是姑丈高见。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鹭的通儒。’这个是得紧。”蘧太守便叫公孙把平日做的诗取几首来与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称赞不已。一连留住盘桓了四五日，二位辞别要行。蘧太守治酒饯别，席间说起公孙姻事：“这里大户人家，也有央着来说的；我是个穷官，怕他们争行财下礼，所以耽迟着。贤侄在湖州，若是老亲旧戚人家，为我留意，贫穷些也不妨。”二位应诺了。当日席终。

次早，叫了船只，先发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孙亲送上船，自己出来厅事上作别，说到：“老夫因至亲，在此数日，

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贤侄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说我蘧佑年迈龙钟，不能亲自再来拜谒墓道了。”两公子听了，悚然起敬，拜别了姑丈，蘧太守执手送出大门。公孙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时，拜别了表叔，看着开了船方才回来。

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见两岸桑阴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里边撑出船来，卖些菱、藕。两弟兄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哪得见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镇，人家桑阴里射出灯光来，直到河里，两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此处有人家，上面沽些酒来消此良夜，就在这里宿了吧。”船家应诺，泊了船，两弟兄凭舷痛饮，谈说古今的事。

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饭，两弟兄上岸闲步，只见屋角头走过一个人来，见了二位，纳头便拜下去，说道：“娄少老爷，认得小人么？”只因遇着这个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结多少硕彦名儒；相府开筵，常聚些布衣韦带。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话说两位公子在岸上闲步，忽见屋角头走过一个人来，纳头便拜，两公子慌忙扶起，说道：“足下是谁？我不认得。”那人道：“两位少老爷认不得小人了么？”两公子道：“正是面善，一会儿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爷坟上看坟的邹吉甫的儿子邹三。”两公子大惊道：“你却如何在此处？”邹三道：“自少老爷们都进京之后，小的老子看着坟山，着实兴旺，门口又置了几块田地，那旧房子就不够住了，我家就另买了房子搬到东村，那房子让与小的叔子住。后来小的家弟兄几个又娶了亲，东村房子，只够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个姐姐，嫁在新市镇，姐夫没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这里来住，小的就跟了来的。”两公子道：“原来如此。我家坟山，没有人来作践么？”邹三道：“这是哪个敢！府县老爷们，大凡往那里过，都要进来磕头，一茎草也没人动。”两公子道：“你父亲、母亲而今在哪里？”邹三道：“就在市梢尽头姐姐家住着，不多几步。小的老子，时常想念二位少老爷的恩德，不能见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邹吉甫这老人家，我们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远，何不去到他家里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带了邹三回到岸上，叫跟随的吩咐过了船家。

邹三引着路，一径走到市梢头，只见七八间矮小房子，两扇篱笆门，半开半掩。邹三走去叫道：“阿爷，三少老爷、四少老爷在此。”邹吉甫里面应道：“是哪个？”拄着拐杖出来，望见两位公子，不觉喜从天降，让两公子走进堂屋，丢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两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这个礼？”两公子扯他同坐下。邹三捧出茶来，邹吉甫亲自接了，送与两公子吃着。三公子道：“我们从京里出来，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坟上扫墓，算计着会你老人家。却因绕道在嘉兴看蘧姑老爷，无意中走这条路，不想撞见你儿子，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得以会着。相别十几年，你老人家越发康健了。方才听见说，你那两个令郎都娶了媳妇，曾添了几个孙子了么？你的老伴也同在这里？”说着，那老婆婆白发齐眉，出来向两公子道了万福，两公子也还了礼。邹吉甫道：“你快进去向女孩儿说，整治起饭来，留两位少老爷坐坐。”婆婆进去了。邹吉甫道：“我夫妻两个，感激太老爷、少老爷的恩典，一时也不能忘。我这老婆子，每日在这房檐下烧一炷香，保祝少老爷们仍旧官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爷想也是大轿子？”四公子道：“我们弟兄们都不在家，有甚好处到你老人家，却说这样的话！越说得我们心里不安。”三公子道：“况且坟山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们方且知感不尽，怎说这话？”邹吉甫道：“蘧姑老爷已是告老回乡了，他少爷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长成人了么？”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岁，资性倒也还聪明的。”

邹三捧出饭来，鸡、鱼、肉、鸭，齐齐整整，还有几样蔬菜，摆在桌上，请两位公子坐下。邹吉甫不敢来陪，两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来，邹吉甫道：“乡下的水酒，老爷

们恐吃不惯。”四公子道：“这酒也还有些身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样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像我这酒是扣着水下的，还是这般淡薄无味。”三公子道：“我们酒量也不大，只这个酒十分好了。”邹吉甫吃着酒，说道：“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四公子听了，望着三公子笑。邹吉甫又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这事可是有的么？”三公子笑道：“你乡下一个老实人，哪里得知这些话，这话毕竟是谁向你说的？”邹吉甫道：“我本来果然不晓得这些话。因我这镇上有个盐店，盐店一位管事先生，闲常无事，就来到我们这稻场上，或是柳阴树下坐着，说的这些话，所以我常听见他。”两公子惊道：“这先生姓什么？”邹吉甫道：“他姓杨，为人忠直不过，又好看的是个书，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随处坐着，拿出来看。往常他在这里，饭后没事，也好步出来了，而今要见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公子道：“这先生往哪里去了？”邹吉甫道：“再不要说起！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帐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先年东家因他为人正气，所以托他管总；后来听见这些呆事，本东自己下店，把帐一盘，却亏空了七百多银子。问着，又没处开

消，还在东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画脚的不服，东家恼了，一张呈子送在德清县里。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把这先生拿到监里坐着追比。而今已在监里将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什么产业可以赔偿？”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两个儿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读书，还靠着老官养活，却将什么赔偿？”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穷乡僻壤，有这样读书君子，却被守钱奴如此凌虐，足令人怒发冲冠！我们可以商量个道理救得此人么？”三公子道：“他不过是欠债，并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里问明底细，替他把这几两债负弄清了就是。这有何难！”四公子道：“这最有理。我两人明日到家，就去办这件事。”邹吉甫道：“阿弥陀佛！二位少老爷是肯做好事的。想着从前已往，不知拔济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杨先生来，这一镇的人谁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这句话你在镇上且不要说出来，待我们去相机而动。”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体做得来与做不来，说出来就没趣了。”于是不用酒了，取饭来吃过，匆匆回船。邹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说：“少老爷们恭喜回府，小老迟日再来城里府内候安。”又叫邹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与二位少老爷消夜。看着开船，方才回去了。

两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务，应酬了几天客事，即便唤了一个办事家人晋爵，叫他去到县里，查新市镇盐店里送来监禁这人是何名字，亏空何项银两，共计多少，本人有功名没功名。都查明白了来说。晋爵领命，来到县衙。户房书办原是晋爵拜盟的弟兄，见他来查，连忙将案寻出，用纸誊写一通，递与他，拿了回来回复两公子。只见上面写着：

新市镇公裕旗盐店呈首：商人杨执中（即杨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违国课，恩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系廩生挨贡，不便追比，合详请褫革，以便严比，今将本犯权时寄监收禁，候上宪批示，然后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这也可笑得紧。廩生挨贡，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过侵用盐商这几两银子，就要将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问明了他并无别情么？”晋爵道：“小的问明了，并无别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们前日黄家圩那人来赎田的一宗银子，兑七百五十两替他上库；再写我两人的名帖，向德清县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们相好’，叫他就放出监来。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你作速去办理。”四公子道：“晋爵，这事你就去办，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监来，你也不必同他说什么，他自然到我这里来相会。”晋爵应诺去了。

晋爵只带二十两银子，一直到书办家，把这银子送与书办，说道：“杨贡生的事，我和你商议个主意。”书办道：“既是太师老爷府里发得有帖子，这事何难？”随即打个禀帖，说：“这杨贡生是娄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娄府家人具的保状。况且娄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帑，何以便行监禁？此事乞老爷上裁。”知县听了娄府这番话，心下着慌，却又回不得盐商；传进书办去细细商酌，只得把几项盐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晋爵保状，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那七百多银子都是晋爵笑纳，把放出来的话都回复了公子。

公子知道他出了监自然就要来谢，哪知杨执中并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县前问人，说是一个姓晋的晋爵保了他去。他自心里想，生平并认不得这姓晋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干净，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到家，老妻接着，喜从天降；两个蠢儿子日日在镇上赌钱，半夜也不归家；只有一个老妪，又痴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杨执中次日在镇上各家相熟处走走，邹吉甫因是第二个儿子养了孙子，接在东庄去住，不曾会着；所以娄公子这一番义举，做梦也不得知道。

娄公子过了月余，弟兄在家，不胜诧异；想到越石甫故事，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杨执中至今并不来谢，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论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该先到他家相见订交。定要望他来报谢，这不是俗情了么？”三公子道：“我也是这样想。但岂不闻‘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之说？我们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见之时，原不要提起，朋友闻声相思，命驾相访，也是常事，难道因有了这些缘故，倒反隔绝了，相与不得的？”三公子道：“这话极是有理。”当下商议已定，又道：“我们须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尽日之谈。”

于是叫了一只小船，不带从者，下午下船，走了几十里。此时正值秋末冬初，昼短夜长，河里有些朦朦的月色。这小船乘着月色，摇着橹走，那河里各家运租米船，挨挤不开，这船却小，只在船旁边擦过去。看看二更多天气，两公子将次睡下，忽听一片声，打得河路响。这小船却没有灯，舱门又

关着，四公子在板缝里张一张，见上流头一只大船，明晃晃点着两对大高灯：一对灯上字是“相府”，一对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仆人，手拿鞭子，打那挤河路的船。四公子唬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过来看看，这是哪个？”三公子来看了一看：“这仆人却不是我家的！”说着，那船已到了跟前，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船家道：“好好的一条河路，你走就走罢了，行凶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攘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船是哪家的船！”船家道：“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哪个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船家道：“娄府！罢了，是哪一位老爷？”那船上道：“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谁人不晓得！这狗攘的，再回嘴，拿绳子来把他拴在船头上，明日回过三老爷，拿帖子送到县里，且打几十板子再讲！”船家道：“娄三老爷现在我船上，你哪里又有个娄三老爷出来了！”

两公子听着暗笑。船家开了舱板，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三公子走在船头上，此时月尚未落，映着那边的灯光照得亮。三公子问道：“你们是我家哪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认得三公子，一齐都慌了，齐跪下道：“小人们的主人却不是老爷一家，小人们的主人刘老爷曾做过守府。因从庄上运些租米，怕河路里挤，大胆借了老爷府里官衔，不想就冲撞了三老爷的船，小的们该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虽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乡里，借个官衔灯笼何妨。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却使不得，你们说是我家，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况你们也是知道的，我家从没有人敢做这样事。你

们起来，就回去见了你们主人，也不必说在河里遇着我的这一番话，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难道我还计较你们不成？”众人应诺，谢了三老爷的恩典，磕头起来，忙把两副高灯登时吹息，将船溜到河边上歇息去了。三公子进舱来，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该说出我家三老爷在船上，又请出与他看，把他们扫这一场大兴，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说，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凶恶！这一会才现出原身来了！”说罢，两公子解衣就寝。

小船摇橹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镇泊岸。两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点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两人走上岸，来到市梢尽头邹吉甫女儿家，见关着门。敲门问了一问，才知道老邹夫妇两人都接到东庄去了，女儿留两位老爷吃茶，也不曾坐。

两人出了镇市，沿着大路去，走有四里多路，遇着一个挑柴的樵夫，问他：“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爷家住在哪里？”樵夫用手指着：“远望着一片红的便是他家屋后，你们打从这条小路穿过去。”两位公子谢了樵夫，披榛觅路，到了一个村子，不过四五家人家，几间茅屋。屋后有两棵大枫树，经霜后，枫叶通红，知道这是杨家屋后了。又一条小路，转到前门，门前一条涧沟，上面小小板桥。两公子过得桥来，看见杨家两扇板门关着。见人走到，那狗便吠起来。三公子自来叩门，叩了半日，里面走出一个老妪来，身上衣服甚是破烂。两公子近前问道：“你这里是杨执中老爷家么？”问了两遍，方才点头道：“便是。你是哪里来的？”两公子道：“我弟兄两个姓娄，在城里住。特来拜访杨执中老爷的。”那老妪又听不明白，说

道：“是姓刘么？”两公子道：“姓娄。你只向老爷说是大学士娄家便知道了。”老姬道：“老爷不在家里。从昨日出门看他们打鱼，并不曾回来。你们有什么说话，改日再来吧。”说罢，也不晓得请进去请坐吃茶，竟自关了门回去了。两公子不胜怅怅，立了一会，只得仍旧过桥，依着原路，回到船上，进城去了。

杨执中这老呆直到晚里才回家来。老姬告诉他道：“早上城里有两个什么姓‘柳’的来寻老爹，说他在什么‘大觉寺’里住。”杨执中道：“你怎么回他去的？”老姬道：“我说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来吧。”杨执中自心里想：“哪个什么姓柳的？”忽然想起当初盐商告他，打官司，县里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这差人要来找钱。因把老姬骂了几句道：“你这老不死，老蠢虫！这样人来寻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罢了，又叫他改日来怎的，你就这样没用！”老姬又不服，回他的嘴，杨执中恼了，把老姬打了几个嘴巴，踢了几脚。自此之后，恐怕差人又来寻他，从清早就出门闲混，直到晚才归家。

不想娄府两公子放心不下，过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镇上，仍旧步到门首敲门。老姬开门，看见还是这两个人，惹起一肚子气，发作道：“老爹不在家里！你们只管来寻怎的！”两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说我们是大学士娄府？”老姬道：“还说什么！为你这两个人，带累我一顿拳打脚踢！今日又来做什么！老爹不在家，还有些日子不来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烧锅做饭！”说着，不由两人再问，把门关上，就进去了，再也敲不应。两公子不知是何缘故，心里又好恼，又好笑，立了一会，料想叫不应了，只得再回船来。

船家摇着行了有几里路。一个卖菱的船，船上一个小孩子摇近船来，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里说道：“买菱那！买菱那！”船家把绳子拴了船，且秤菱角。两公子在船窗内伏着问那小孩子道：“你是哪村里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这新市镇上。”四公子道：“你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爹，你认得他么？”那小孩子道：“怎么不认得？这位老先生是个和气不过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戏，袖子里还丢下一张纸卷子，写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哪里？”那小孩子道：“在舱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过来我们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递过来，接了船家买菱的钱，摇着去了。两公子打开看，是一幅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后面一行写“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是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

这日虽霜风凄紧，却喜得天气清明，四公子在船头上看见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见后面一只大船赶将上来。船头上一个人叫道：“菱四老爷，请拢了船，家老爷在此。”船家忙把船拢过去，那人跳过船来，磕了头，看见舱里道：“原来三老爷也在此！”只因遇着这只船，有分教：少年名士，豪门喜结丝萝；相府儒生，胜地广招俊杰。毕竟这船是哪一位贵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话说娄家两位公子在船上，后面一只大官船赶来，叫拢了船，一个人上船来请。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哪里？”管家道：“现在大船上，请二位老爷过去。”两公子走过船来，看见贴着“翰林院”的封条。编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来站在舱门口。编修原是太保的门生，当下见了，笑道：“我方才远远看见船头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里正疑惑你们怎得在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这里，有趣得紧。请进舱里去。”

让进舱内，彼此拜见过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师拜别，不觉又是半载，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鲁编修道：“老世兄，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二位世兄，为何驾着一只小船在河里？从人也不带一个，却做什么事？”四公子道：“小弟总是闲着无事的人，因见天气晴暖，同家兄出来闲游，也没什么事。”鲁编修道：“弟今早在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他

要留我一饭，我因匆匆要返舍，就苦辞了他，他却将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话旧。”因问从人道：“二号船可曾到？”船家答应道：“不曾到，还离得远哩。”鲁编修道：“这也罢了。”叫家人：“把二位老爷行李搬上大船来，那船叫他回去吧。”吩咐摆了酒席，斟上酒来同饮，说了些京师里各衙门的细话。鲁编修又问问故乡的年岁，又问近来可有几个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问这一句话，就说出杨执中这一个人可以算得极高的品行，就把这一张诗拿出来送与鲁编修看。鲁编修看罢，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这等所为，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贤公子，就是信陵君、春申君也不过如此。但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什么？就如老世兄这样屈尊好士，也算这位杨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际了，两回躲着不敢见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见，这样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罢了。”两公子听了这话，默然不语。又吃了半日酒，讲了些闲话，已到城里，鲁编修定要送两位公子回家，然后自己回去。

两公子进了家门，看门的禀道：“蘧小少爷来了，在太太房里坐着哩。”两公子走进内堂，见蘧公孙在那里，三太太陪着。公孙见了表叔来，慌忙见礼，两公子扶住，邀到书房。蘧公孙呈上乃祖的书札并带了来的礼物，所刻的诗话，每位一本。两公子将此书略翻了几页，称赞道：“贤侄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孙道：“小子无知妄作，要求表叔指点。”两公子欢喜不已，当夜设席接风，留在书房歇息。

次早起来，会过蘧公孙，就换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

轿子去拜鲁编修。拜罢回家，即吩咐厨役备席，发帖请编修公，明日接风。走到书房内，向公孙笑着说道：“我们明日请一位客，劳贤侄陪一陪。”蘧公孙问：“是哪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这同乡鲁编修，也是先太保做会试总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个俗气不过的人。却因我们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扰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来坐坐。”说着，看门的人进来禀说：“绍兴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爷。”三公子道：“快请厅上坐。”蘧公孙道：“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东范学台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孙道：“曾和先父同事，小侄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们倒忘了尊公是在那里的。”随即出去会了牛布衣，谈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进书房。蘧公孙上前拜见，牛布衣说道：“适才会见令表叔，才知尊大人已谢宾客，使我不胜伤感。今幸见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称嗣续有人，又要破涕为笑。”因问：“令祖老先生康健么？”蘧公孙答道：“托庇粗安。家祖每常也时时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说起：“范学台墓中查一个童生卷子，尊公说出何景明的一段话，真乃：‘谈言微中，名士风流。’”因将那一席话又述了一遍，两公子同蘧公孙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数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侄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顷，摆出酒席，四位樽酒论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别，两公子问明寓处，送了出去。

次早，遣家人去邀请鲁编修，直到日中才来，头戴纱帽，身穿蟒衣，进了厅事，就要进去拜老师神主。两公子再三辞过，然后宽衣坐下，献茶。茶罢，蘧公孙出来拜见。三公子

道：“这是舍表侄，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孙。”鲁编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谦让坐下，寒暄已毕，摆上两席酒来。鲁编修道：“老世兄，这个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间，何必做这些客套。依弟愚见，这厅事也太阔落，意欲借尊斋，只须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谈心，方才畅快！”两公子见这般说，竟不违命，当下让到书房里。鲁编修见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不觉怡悦。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声叫“焚香”，只见一个头发齐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个古铜香炉出去，随即两个管家进来放下暖帘，就出去了。足有一个时辰，酒斟三巡，那两个管家又进来把暖帘卷上，但见书房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鲁编修觉飘飘有凌云之思。三公子向鲁编修道：“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

编修赞叹了一回，同蘧公孙谈及江西的事，问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讳惠的了？”蘧公孙道：“正是。”鲁编修道：“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获得他甚紧。”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宁王的。”鲁编修道：“他是江西保荐第一能员，及期就是他先降顺了。”四公子道：“他这降，到底也不是。”鲁编修道：“古语道得好：‘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只是各伪官也逃脱了许多，只有他领着南赣数郡一齐归降，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状得狠，悬赏捕拿。”公孙听了这话，那从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鲁编修又说起他请仙这一段故事，两公子不知。鲁编修细说这件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后来的事逐句讲解出来。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说道他归降，此后再不判了，还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时动乎其机。说是有神仙，

又说有灵鬼的，都不相干。”换过了席，两公子把蘧公孙的诗和他刻的诗话请教，极夸少年美才。鲁编修叹赏了许久，便向两公子问道：“令表侄贵庚？”三公子道：“十七。”鲁编修道：“悬弧之庆，在于何日？”三公子转问蘧公孙。公孙道：“小侄是三月十六亥时生的。”鲁编修点了一点头记在心里。到晚席散，两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

又过了数日，蘧公孙辞别回嘉兴去，两公子又留了一日。这日，三公子在内书房写回复蘧太守的书，才写着，书童进来道：“看门的禀事。”三公子道：“着他进来。”看门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见二位老爷。”三公子道：“你回他我们不在家，留下了帖吧。”看门的道：“他没有帖子。问着他名姓，也不肯说，只说要面会二位老爷谈谈。”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样一个人？”看门的道：“他有五六十岁，头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茧绸直裰，像个斯文人。”三公子惊道：“想是杨执中来了。”忙丢了书子，请出四公子来，告诉他如此这般，似乎杨执中的行径，因叫门上的：“去请在厅上坐，我们就出来会。”看门的应诺去了，请了那人到厅上坐下。两公子出来相见，礼毕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无缘，不曾拜识。”三公子道：“先生贵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陈，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师行道。昨同翰苑鲁老先生来游贵乡，今得瞻二位老爷丰采。三老爷‘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四老爷土星明亮，不日该有加官晋爵之喜。”两公子听罢，才晓得不是杨执中，问道：“先生精于风鉴？”陈和甫道：“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筭，晚生都略知一二。向在京师，蒙

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不瞒二位老爷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所以这些当道大人，俱蒙相爱。前日正同鲁老先生笑说，自离江西，今年到贵省，屈指二十年来，已是走过九省了！”说罢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来吃了。四公子问道：“今番是和鲁老先生同船来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见鲁老先生，在船上盘桓了一日，却不曾会见。”陈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号船上，到晚才知道二位老爷在彼。这是晚生无缘，迟这几日，才得拜见。”三公子道：“先生言论轩爽，愚兄弟也觉得恨相见之晚。”陈和甫道：“鲁老先生有句话托晚生来面致二位老爷，可借尊斋一话。”两公子道：“最好。”

当下让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面一看，见院宇深沉，琴书潇洒，说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说毕，将椅子移近跟前道：“鲁老先生有一个令爱，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这位小姐德性温良、才貌出众，鲁老先生和夫人因无子息，爱如掌上之珠，许多人家求亲，只是不允。昨在尊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爱他才华，所以托晚生来问，可曾毕过姻事？”三公子道：“这便是舍表侄，却还不曾毕姻。极承鲁老先生相爱，只不知他这位小姐贵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碍？”陈和甫笑道：“这个倒不消虑。令表侄八字，鲁老先生在尊席上已经问明在心里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两人合婚：小姐少公孙一岁，今年十六岁了，天生一对好夫妻，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合；将来福寿绵长，子孙众多，一些也没有破绽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间谆谆问表侄生的年月，我道是因什么，原

来那时已有意在那里。”三公子道：“如此极好。鲁老先生错爱，又蒙陈先生你来作伐，我们即刻写书与家姑丈，择吉央媒到府奉求。”陈和甫作别道：“客日再来请教，今暂告别，回鲁老先生话去。”两公子送过陈和甫，回来将这话说与蘧公孙道：“贤侄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兴，我们写书与太爷，打发盛从回去取了回音来，再作道理。”蘧公孙依命住下。

家人去了十余日，领着蘧太守的回书来见两公子道：“太老爷听了这话，甚是欢喜，向小人吩咐说：自己不能远来，这事总央烦二位老爷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爷拣择；或娶过去，或招在这里，也是二位老爷斟酌。呈上回书并白银五百两，以为聘礼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这里办这喜事。”太老爷身体是康强的，一切放心。”

两公子收了回书、银子，择个吉日，央请陈和甫为媒，这边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设席款待过，二位坐上轿子，管家持帖，去鲁编修家求亲。鲁编修那里也设席相留，回了允帖，并带了庚帖过来。到第三日，娄府办齐金银珠翠首饰，装蟒刻丝绸缎绉罗衣服，羊酒、果品，共是几十抬，行过礼去。又备了谢媒之礼，陈、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银十二两，代果酒银四两，俱各欢喜。两公子就托陈和甫选定花烛之期，陈和甫选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将大吉，送过吉期去。鲁编修说，只得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要蘧公孙入赘。娄府也应允了。

到十二月初八，娄府张灯结彩，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日。黄昏时分，大吹大擂起来。娄府一门官衔灯笼，就有八十多对，添上蘧太守家灯笼，足摆了三四条街，还摆不了。全副

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这时天气初晴，浮云尚不曾退尽，灯上都用绿绸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轿，蘧公孙端坐在内。后面四乘轿子，便是娄府两公子、陈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孙入赘。到了鲁宅门口，开门钱送了几封，只见重门洞开，里面一派乐声，迎了出来。四位先下轿进去。两公子穿着公服，两山人也穿着吉服。鲁编修纱帽蟒袍，缎靴金带，迎了出来，揖让升阶；才是一班细乐，八对绛纱灯，引着蘧公孙，纱帽宫袍，簪花披红，低头进来。到了厅事，先奠了雁，然后拜见鲁编修。编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两公子、两山人和鲁编修两列相陪。献过三遍茶，摆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鲁编修先奉了公孙的席，公孙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细乐。鲁编修去奉众位的席。蘧公孙偷眼看时，是个旧旧的三间厅古老房子，此时点几十枝大蜡烛，却极其辉煌。

须臾，坐定了席，乐声止了。蘧公孙下来告过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两山人平行了礼，入席坐了。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一出《封赠》。这时下了两天雨才住，地下还不甚干，戏子穿着新靴，都从廊下板上大宽转走了上来。唱完三出头，副末执着戏单上来点戏，才走到蘧公孙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头一碗脍燕窝来上在桌上，管家叫一声“免”，副末立起，呈上戏单。忽然乒乒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

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跳，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忙将这碗撤去，桌子打抹干净，又取一件圆领与公孙换了。公孙再三谦让，不肯点戏，商议了半日，点了《三代荣》，副末领单下去。

须臾，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他靛了一双钉鞋，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里尖着眼睛看戏。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还有两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把盘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却丁当一声响，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时慌了，弯下腰去抓那粉汤，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子，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乒乓一声，把两盘点心打得稀烂。陈和甫吓了一跳，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满坐上都觉得诧异。鲁编修自觉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恼了一回，又不好说，随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骂了几句，说：“你们都做什么？却叫这样人捧盘，可恶之极！过了喜事，一个个都要重责！”乱着，戏子正本做完，众家人掌了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众客换席看戏，直到天明才散。

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新房里，重新摆酒，夫妻举案齐眉。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换几件雅淡衣服。蘧公孙举眼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三四个丫环、养娘轮流侍奉，又有两个贴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苹，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颜色。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巫山洛浦。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闺阁继家声，有若名师之教；草茅隐贤士，又招好客之踪。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话说蘧公孙招赘鲁府，见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还不知小姐又是个才女。且她这个才女，又比寻常的才女不同，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家里虽有几本什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她诌几句诗，以为笑话。此番招赘进蘧公孙来，门户又相称，才貌又相当，真个是“才子佳

人，一双两好”，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但赘进门来十多日，香房里满架都是文章，公孙却全不在意。小姐心里道：“这些自然都是他烂熟于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尔，正贪欢笑，还理论不到这事上。”又过了几日，见公孙赴宴回房，袖里笼了一本诗来灯下吟哦，也拉着小姐并坐同看。小姐此时还害羞，不好问他，只得强勉看了一个时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孙坐在前边书房里，即取红纸一条，写下一行题目，是“身修而后家齐”，叫采苹过来说道：“你去送与姑爷，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公孙接了，付之一笑，回说道：“我于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经满月，要做两件雅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公孙心里只道说，向才女说这样话是极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讳。

当晚，养娘走进房来看小姐，只见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养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赘了这样好姑爷，有何心事，做出这等模样？”小姐把日里的事告诉了一遍，说道：“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养娘劝了一回。公孙进来，待他词色就有些不善，公孙自知惭愧，彼此也不便明言。从此啾啾唧唧，小姐心里纳闷。但说到举业上，公孙总不招揽，劝得紧了，反说小姐俗气。小姐越发闷上加闷，整日眉头不展。夫人知道，走来劝女儿道：“我儿，你不要恁般呆气。我看新姑爷人物已是十分了，况你爹原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小姐道：“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说着，越要恼怒起来。夫人和养娘道：“这个是你终身大事，不要如

此。况且现放着两家鼎盛，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劝他。这是急不得的。”养娘道：“当真姑爷不得中，你将来生出小公子来，自小依你的教训，不要学他父亲。家里放着你恁个好先生，怕教不出个状元来就替你争口气？你这封诰是稳的。”说着，和夫人一齐笑起来。小姐叹了一口气，也就罢了。落后鲁编修听见这些话，也出了两个题请教公孙。公孙勉强成篇。编修公看了，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因此心里也闷、说不出来。却全亏夫人疼爱这女婿，如同心头一块肉。

看看过了残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亲的年回来。正月十二日，娄府两公子请吃春酒。公孙到了，两公子接在书房里坐，问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说道：“今日也并无外客，因是令节，约贤侄到来，家宴三杯。”刚才坐下，看门人进来禀：“看坟的邹吉甫来了。”

两公子自从岁内为蘧公孙毕姻之事，忙了月余，又乱着度岁，把那杨执中的话已丢在九霄云外；今见邹吉甫来，又忽然想起，叫请进来。两公子同蘧公孙都走出厅上，见头上戴着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着暖鞋。他儿子小二，手里拿着个布口袋，装了许多炒米、豆腐干，进来放下。两公子和他施礼，说道：“吉甫，你自恁空身来走走罢了，为什么带将礼来？我们又不好不收你的。”邹吉甫道：“二位少老爷说这笑话，可不把我羞死了。乡下物件，带来与

老爷赏人。”两公子吩咐将礼收进去，邹二哥请在外边坐，将邹吉甫让进书房来。吉甫问了，知道是蘧小公子，又问蘧姑老爷的安，因说道：“还是那年我家太老爷下葬，会着姑老爷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们怎的不老！姑老爷胡子也全白了么？”公孙道：“全白了三四年了。”邹吉甫不肯僭公孙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们表侄，你老人家年尊，老实坐吧。”吉甫遵命坐下，先吃过饭，重新摆下碟子，斟上酒来。

两公子说起两番访杨执中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邹吉甫道：“他自然不晓得。这个却因我这几个月住在东庄，不曾去到新市镇，所以这些话没人向杨先生说。杨先生是个忠厚不过的人，难道会装身分故意躲着不见？他又是个极肯相与人的，听得二位老爷访他，他巴不得连夜来会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说了，同他来见二位老爷。”四公子道：“你且住过了灯节，到十五日那日，同我这表侄往街坊上去看看灯。索性到十七八间，我们叫一只船，同你到杨先生家。还是先去拜他才是。”吉甫道：“这更好了。”当夜吃完了酒，送蘧公孙回鲁宅去，就留邹吉甫在书房歇宿。次日乃试灯之期。娄府正厅上悬挂一对大珠灯，乃是武英殿之物，宪宗皇帝御赐的。那灯是内府制造，十分精巧。邹吉甫叫他的儿子邹二来看，也给他见见广大。到十四日，先打发他下乡去，说道：“我过了灯节，要同老爷们到新市镇，顺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才家里去。你先去吧。”邹二应诺去了。

到十五晚上，蘧公孙正在鲁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罢，娄府请来吃酒，同在街上游玩。湖州府太守衙前扎着一座鳌山灯。其余各庙，社火扮会，锣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来看

灯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闹了半夜。次早，邹吉甫向两公子说，要先到新市镇女儿家去，约定两公子十八日下乡，同到杨家。两公子依了，送他出门。搭了个便船到新市镇。女儿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头，收拾酒饭吃了。

到十八日，邹吉甫要先到杨家去候两公子。自心里想：“杨先生是个穷极的人，公子们到，却将什么管待？”因问女儿要了一只鸡，数钱去镇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类。向邻居家借了一只小船，把这酒和鸡、肉，都放在船舱里，自己棹着来到杨家门口。将船泊在岸傍，上去敲开了门。杨执中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炉，拿一方帕子在那里用力的擦；见是邹吉甫，丢下炉唱诺。彼此见过节，邹吉甫把那些东西搬了进来。杨执中看见，吓了一跳，道：“哎哟！邹老爹，你为什么带这些酒肉来？我从前破费你得还少哩，你怎的又这样多情！”邹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进去。我今日虽是这些须村俗东西，却不是为你，要在你这里等两位贵人。你且把这鸡和肉向你太太说，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说这两个人。”杨执中把两手袖着笑道：“邹老爹，却是告诉不得你；我自从去年在县里出来，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这镇上开小押的汪家店里，想着我这座心爱的炉，出二十四两银子，分明是算定我节下没有些柴米，要来讨这巧。我说：‘要我这个炉，须是三百两现银子，少一厘也成不的。就是当在那里，过半年，也要一百两。像你这几两银子，还不够我烧炉买炭的钱哩！’那人将银子拿了回去。这一晚到底没有柴米。我和老妻两个，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因将炉取在手内，指与

邹吉甫看，道：“你看这上面包浆，好颜色！今日又恰好没有早饭米，所以方才在此摩弄这炉，消遣日子，不想遇着你来。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饭。”邹吉甫道：“原来如此，这便怎么样？”在腰间打开钞袋一寻，寻出二钱多银子，递与杨执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买几升米来，才好坐了说话。”杨执中将这银子，唤出老姬，拿个家伙到镇上籴米。不多时，老姬籴米回来，往厨下烧饭去了。

杨执中关了门，坐下问道：“你说是今日哪两个什么贵人来？”邹吉甫道：“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累在县里，却是怎样得出来的？”杨执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县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来，我在县门口问，说是个姓晋的具保状保我出来。我自己细想，不曾认得这位姓晋的。老爹，你到底在哪里知道些影子的？”邹吉甫道：“哪里是什么姓晋的！这人叫做晋爵，就是娄太师府里三少老爷的管家。少老爷弟兄两位因在我这里听见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将自己银子兑出七百两上了库，叫家人晋爵具保状。这些事，先生回家之后，两位少老爷亲自到府上访了两次，先生难道不知道么？”杨执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这事被我这个老姬所误！我头一次看打鱼回来，老姬向我说‘城里有一个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个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会他。后一次又是晚上回家，她说‘那姓柳的今日又来，是我回他去了’，说着也就罢了。如今想来，柳者，娄也；我哪里猜得到是娄府？只疑惑是县里原差。”邹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梦见一条绳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这也罢了。因前日十二我在娄府叩节，

两位少老爷说到这话，约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时没有备办，所以带这点东西来替你做个主人，好么？”杨执中道：“既是两公错爱，我便该先到城里去会他，何以又劳他来？”邹吉甫道：“既已说来，不消先去，候他来会便了。”

坐了一会，杨执中烹出茶来吃了，听得叩门声，邹吉甫道：“是少老爷来了，快去开门。”才开了门，只见一个稀醉的醉汉闯将进来，进门就跌了一交，爬起来，摸一摸头，向内里直跑。杨执中定睛看时，便是他第二个儿子杨老六，在镇上赌输了，又撞了几杯烧酒，撞得烂醉，想着来家问母亲要钱再去赌，一直往里跑。杨执中道：“畜生！哪里去！还不过来见了邹老爹的礼！”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个揖，就到厨下去了。看见锅里煮的鸡和肉喷鼻香，又闷着一锅好饭，房里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哪里来的，不由分说，揭开锅就要捞了吃。他娘劈手把锅盖盖了。杨执中骂道：“你又不害馋痲病！这是别人拿来的东西，还要等着请客！”他哪里肯依，醉得东倒西歪，只是抢了吃。杨执中骂他，他还睁着醉眼混回嘴。杨执中急了，拿火叉赶着，一直打了出来。邹老爹且扯劝了一回，说道：“酒菜是候娄府两位少爷的。”那杨老六虽是蠢，又是酒后，但听见娄府，也就不敢胡闹了。他娘见他酒略醒些，撕了一只鸡腿，盛了一大碗饭，泡上些汤，瞒着老子递与他吃。吃罢，爬上床，挺觉去了。

两公子直至日暮方到，蘧公孙也同了来。邹吉甫、杨执中迎了出去。两公子同蘧公孙进来，见是一间客座，两边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一张书案；壁上悬的画是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副笺纸的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南腔北调人。”上面贴了一个报帖，上写：“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沐阳县儒学正堂。京报……”不曾看完，杨执中上来行礼奉坐，自己进去取盘子捧出茶来，献与各位。茶罢，彼此说了些闻声相思的话。三公子指着报帖，问道：“这荣选是近来的信么？”杨执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祸的时候有此事，只为当初无意中补得一个廩，乡试过十六七次，并不能挂名榜末。垂老得这一个教官，又要去递手本、行庭参，自觉得腰胯硬了，做不来这样的事。当初力辞了患病不去，又要经地方官验病出结，费了许多周折。哪知辞官未久，被了这一场横祸，受小人狙佞之欺！那时懊恼不如竟到沐阳，也免得与狱吏为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赏于风尘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则小弟这几根老骨头，只好痰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报！”三公子道：“些须小事，何必挂怀。今听先生辞官一节，更足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何足挂齿。小弟们还恨得知此事已迟，未能早为先生洗脱，心切不安。”杨执中听了这番话，更加钦敬，又和蘧公孙寒暄了几句。邹吉甫道：“二位少老爷和蘧少爷来路远，想是饿了。”杨执中道：“腐饭已经停当，请到后面坐。”

当下请在一间草屋内，是杨执中修葺的一个小小的书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壁诗画，中间一副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两公子看了，不胜叹息，此身飘飘如游仙境。杨执中捧出鸡肉酒饭，当下吃了几杯酒，用过饭，不吃了，撤了过去，烹茗清

谈。谈到两次相访，被聋老妪误传的话，彼此大笑。两公子要邀杨执中到家盘桓几日。杨执中说：“新年略有俗务，三四月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谈到起更时候，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不忍相别。杨执中道：“本该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乡下蜗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于是执手踏着月影，把两公子同蘧公孙送到船上，自同邹吉甫回去了。

两公子同蘧公孙才到家，看门的禀道：“鲁大老爷有要紧事，请蘧少爷回去，来过三次人了。”蘧公孙慌回去，见了鲁夫人。夫人告诉说，编修公因女婿不肯做举业，心里着气，商量要娶一个如君，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说年纪大了，劝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气，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旁，泪眼汪汪，只是叹气。公孙世无奈何，忙走到书房去问候。陈和甫正在那里切脉。切了脉，陈和甫道：“老先生这脉息，右寸略见弦滑，肺为气之主，滑乃痰之征。总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悬魏阙，故尔忧愁抑郁，现出此症。治法当先以顺气祛痰为主。晚生每见近日医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贝母，不知用贝母疗湿痰，反为不美。老先生此症，当用四君子，加入二陈，饭前温服。只消两三剂，使其肾气常和，虚火不致妄动，这病就退了。”于是写立药方。一连吃了四五剂，口不歪了，只是舌根还有些强。陈和甫又看过了脉，改用一个丸剂的方子，加入几味祛风的药，渐渐见效。

蘧公孙一连陪伴了十多日，并不得闲。那日值编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娄府，进了书房内门，听见杨执中在内咕咕而

谈，知道是他已来了，进去作揖，同坐下。杨执中接着说道：“我方才说的，二位先生这样礼贤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个朋友，在萧山县山里住，这人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结识他？”两公子惊问：“哪里有这样一位高人？”陈执中叠着指头，说出这个人来。只因这一番，有分教：相府延宾，又聚几多英杰；名邦胜会，能消无限壮心。不知陈执中说出什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话说杨执中向两公子说：“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车载斗量，何足为重！我有一个朋友，姓权，名勿用，字潜斋，是萧山县人，住在山里。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世第一等人！”三公子大惊道：“既有这等高贤，我们为何不去拜访？”四公子道：“何不约定杨先生，明日就买舟同去？”说着，只见看门人拿着红帖，飞跑进来说道：“新任街道厅魏老爷上门请二位老爷的安，在京带有大老爷的家书，说要见二位老爷，有话面禀。”两公子向蘧公孙道：“贤侄陪杨先生坐着，我们去会一会就来。”便进去换了衣服，走出厅上。

那街道厅冠带着进来，行过了礼，分宾主坐下。两公子问道：“老父台几时出京？荣任还不曾奉贺，倒劳先施。”魏厅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领凭，当面叩见大老爷，带有府报在此，敬来请三老爷、四老爷台安。”便将家书双手呈送过来。三公子接过来，拆开看了，将书递与四公子，向厅官道：“原来是为丈量的事。老父台初到任就要办这丈量公事么？”厅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宪谕票，催促星宿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来面禀二位老爷，求将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开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里叩过了头，便要传齐地

保细细查看。恐有无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践，晚生还要出示晓谕。”四公子道：“父台就去的么？”厅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内禀明上宪，各处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台舍下一饭。丈量到荒山时，弟辈自然到山中奉陪。”说着，换过三遍茶，那厅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别去了。

两公子送了回来，脱去衣服，到书房里踌躇道：“偏有这许多不巧的事！我们正要去访权先生，却遇着这厅官来讲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饭，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愚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须有几时耽搁，不得到萧山去，为之奈何？”杨执中道：“二位先生可谓求贤若渴了。若是急于要会权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须亲往，二位先生竟写一书，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潜斋，邀他来府一晤，他自当忻然命驾。”四公子道：“惟恐权先生见怪弟等傲慢。”杨执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过了此一事，又有事来，何日才得分身？岂不常悬此一段相思，终不能遂其愿？”蘧公孙道：“也罢。表叔要会权先生，得闲之日，却未可必。如今写书差的当人去，况又有杨先生的手书，那权先生也未必见外。”当下商议定了，备几色礼物，差家人晋爵的儿子宦成，收拾行李，带了书札、礼物往萧山。

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见他行李齐整，人物雅致，请在中舱里坐。中舱先有两个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当晚吃了饭，各铺行李睡下。次日，行船无事，彼此闲谈。宦成听见那两个戴方巾的说的都是些萧山县的话。下路船上不论什么人彼此都称为“客人”，因开口问道：“客人，贵处是萧山？”那一个胡子客人道：“是萧山。”

宦成道：“萧山有位权老爷，客人可认得？”那一个少年客人道：“我那里不听见有个什么权老爷。”宦成道：“听见说，号叫做潜斋的。”那少年道：“哪个什么潜斋？我们学里不见这个人。”那胡子道：“是他么？可笑得紧！”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说与你听。他在山里住，祖代都是务农的人，到他父亲手里，挣起几个钱来，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书。读到十七八岁，那乡里先生没良心，就作成他出来应考。落后他父亲死了，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作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得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他从来肚里也莫有通过，借在个土地庙里训了几个蒙童。每年应考，混着过也罢了，不想他又倒运，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帐，住在庙里，呆头呆脑，口里说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他听见就像神附着的发了疯，从此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自从高人一做，这几个学生也不来了，在家穷得要命的，只在村坊上骗人过日子，口里动不动说：‘我和你至交相爱，分什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便是他的歌诀。”那少年的道：“只管骗人，哪有这许多人骗？”那胡子道：“他哪一件不是骗来的！同在乡里之间，我也不便细说。”因向宦成道：“你这位客人，却问这个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问一声儿。”口里答应，心里自忖说：“我家二位老爷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来拜往，还怕不够相与，没来由老远的路来寻这样混帐人家去做什么？”正思忖着，只见对面来了一只船。船上坐着两个姑娘，好像鲁老爷家采苹姊妹两个，吓了一跳，连忙伸出头来看，原

来不相干。那两人也就不同他谈了。

不多几日，换船来到萧山，招寻了半日，寻到一个山凹里，几间坏草屋，门上贴着白，敲门进去。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问了来意，留宦成在后面一间屋里，开个稻草铺，晚间拿些牛肉、白酒与他吃了。次早写了一封回书，向宦成道：“多谢你家老爷厚爱，但我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权且收下，再过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定到老爷们府上来会。管家，实是多慢了你，这两分银子，权且为酒资。”将一个小纸包递与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谢权老爷。到那日，权老爷是必到府里来，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权勿用道：“这个自然。”送了宦成出门。宦成依旧搭船，带了书子，回湖州回复两公子。两公子不胜怅怅，因把书房后一个大轩敞不过的亭子上换了一匾，匾上写作“潜亭”，以示等权潜斋来住的意思；就把杨执中留在亭后一间房里住。杨执中老年痰火疾，夜里要人作伴，把第二个蠢儿子老六叫了来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说。

将及一月，杨执中又写了一个字去催权勿用。权勿用见了这字，收拾搭船来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换一件，左手掬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那路上却挤。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出来，肩头上横掬着一根尖扁担，对面一头撞将去，将他的个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乡里人低着头走，也不知道，掬着去了。他吃了一惊，

摸摸头上不见了孝帽子，望见在那人扁担上，他就把手乱招，口里喊道：“那是我的帽子！”乡里人走得快，又听不见。他本来不会走城里的路，这时着了急，七手八脚的乱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头撞到一顶轿子上，把那轿子里的官几乎撞了跌下来。那官大怒，问是什么人，叫前面两个夜役一条链子锁起来。他又不服气，向着官指手画脚的乱吵。那官落下轿子，要将他审问，夜役喝着叫他跪，他睁着眼不肯跪。

这时街上围了六七十人，齐铺铺的看。内中走出一个人来，头戴一顶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绢箭衣，几根黄胡子，两只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说道：“老爷，且请息怒。这个人是在娄府请来的上客。虽然冲撞了老爷，若是处了他，恐娄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厅老魏，听见这话，将就盖个喧，抬起轿子去了。权勿用看那人时，便是他旧相识侠客张铁臂。张铁臂让他到一个茶室里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吃过茶，向他说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吊，你家人说道，已是娄府中请了去了。今日为什么独自一个在城门口间撞？”权勿用道：“娄公子请我久了，我却是今日才要到他家去，不想撞着这官，闹了一场，亏你解了这结。我今便同你一齐到娄府去。”

当下两人一同来到娄府门上，看门的看见他穿着一身的白，头上又不戴帽子，后面领着一个雄赳赳的人，口口声声要会三老爷、四老爷，门上人问他姓名，他死不肯说，只说：“你家老爷已知道久了。”看门的不肯传，他就在门上大嚷大叫。闹了一会，说：“你把杨执中老爹请出来吧！”看门的没奈何，请出杨执中来。杨执中看见他这模样，吓了一跳，愁

着眉道：“你怎的连帽子都弄不见了！”叫他权且坐在大门板凳上，慌忙走进去，取出一顶旧方巾来与他戴了，便问：“此位壮士是谁？”权勿用道：“他便是我时常和你说的有名的张铁臂！”杨执中道：“久仰，久仰。”三个人一路进来，就告诉方才城门口这一番相闹的话。杨执中摇手道：“少停见了公子，这话不必提起了。”这日两公子都不在家，两人跟着杨执中竟到书房里，洗脸吃饭，自有家人管待。

晚间，两公子赴宴回家，来书房相会，彼此恨相见之晚。指着潜亭与他看了，道出钦慕之意。又见他带了一个侠客来，更觉举动不同于众，又重新摆出酒来，权勿用首席，杨执中、张铁臂对席，两公子主位。席间问起这号“铁臂”的缘故，张铁臂道：“晚生小时，有几斤力气，那些朋友们和我赌赛，叫我睡在街心里，把膀子伸着，等那车来，有心不起来让他。那牛车走行了，来得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车毂恰好打从膀子上过，压着膀子了，那时晚生把膀子一挣，吉丁的一声，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没有一个，所以众人就加了我这一个绰号。”三公子鼓掌道：“听了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来！”权勿用辞说：“居丧不饮酒。”杨执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礼，病不拘礼。’我方才看见肴馔也还用些，或者酒略饮两杯，不致沉醉，也还不妨。”权勿用道：“先生，你这话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谓五荤者，葱、韭、芫荽之类，怎么不戒？酒是断不可饮的。”四公子道：“这自然不敢相强。”忙叫取茶来斟上。

张铁臂道：“晚生的武艺尽多，马上十八，马下十八，鞭、铜、钹、锤，刀、枪、剑、戟，都还略有些讲究，只是一生

性气不好，惯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汉；银钱到手，又最喜帮助穷人。所以落得四海无家，而今流落在贵地。”四公子道：“只才是英雄本色！”权勿用道：“张兄方才所说武艺，他舞剑的身段尤其可观，诸先生何不当面请教？”两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里取出一柄松文古剑来，递与铁臂。铁臂灯下拨开，光芒闪烁，即便脱了上盖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宝剑走出天井，众客都一拥出来。两公子叫：“且住！快吩咐点起烛来！”一声说罢，十几个管家小厮每人手里执着一个烛奴，明晃晃点着蜡烛，摆列天井两边。张铁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身分来。舞到那酣畅的时候，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乱掣，并不见个人在那里，但觉阴风袭人，令看者毛发皆竖。权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个铜盘，叫管家满贮了水，用手蘸着洒，一点也不得入。须臾，大叫一声，寒光陡散，还是一柄剑执在手里。看铁臂时，面上不红，心头不跳。众人称赞一番，直饮到四更方散，都留在书房里歇。自此，权勿用、张铁臂都是相府的上客。

一日，三公子来向诸位道：“不日要设一个大会，遍请宾客游莺脰湖。”此时天气渐暖，权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热了，思量当几钱银子去买些蓝布，缝一件单直裰，好穿了做游莺脰湖的上客。自心里算计已定，瞒着公子，托张铁臂去当了五百文钱来，放在床上枕头边。日间在潜亭上眺望，晚上归房宿歇，摸一摸，床头间五百文一个也不见了。思量房里没有别人，只是杨执中的蠢儿子在那里混。因一直寻到大门门房里，见他正坐在那里说呆话，便叫道：“老六，和你说话！”老六已是瞇得烂醉了，问道：“老叔，叫

我做什么？”权勿用道：“我枕头边的五百钱，你可曾看见？”老六道：“看见的。”权勿用道：“哪里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时候，我拿出去赌钱输了，还剩有十来个在钞袋里，留着少刻买烧酒吃。”权勿用道：“老六，这也奇了！我的钱，你怎么拿去赌输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什么彼此？”说罢，把头一掉，就几步跨出去了。把个权勿用气得眼睁睁，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说不出来的苦。自此，权勿用与杨执中彼此不合，权勿用说杨执中是个呆子，杨执中说权勿用是个疯子。三公子见他没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浅蓝绸直裰送他。

两公子请遍了各位宾客，叫下两只大船。厨役备办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细十番的，又在一船。此时正值四月中旬，天气清和，各人都换了单夹衣服，手执纨扇。这一次虽算不得大会，却也聚了許多人。在会的是娄玉亭三公子、娄瑟亭四公子、蘧公孙驸夫、牛高士布衣、杨司训执中、权高士潜斋、张侠客铁臂、陈山人和甫。鲁编修请了不曾到。席间八位名士，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两边船窗四启，小船上奏着细乐，慢慢游到莺脰湖。酒席齐备，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不消细说。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声闻十余里。两边岸上

的人望若神仙，谁人不羨？游了一整夜。

次早回来，蘧公孙去见鲁编修。编修公道：“令表叔在家，只该闭户做些举业，以继家声，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班人？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孙向两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这个地位！”不曾说完，门上人进来禀说：“鲁大老爷开坊，升了侍读，朝命已下，京报适才到了，老爷们须要去道喜。”蘧公孙听了这话，慌忙先去道喜。到了晚间，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说：“不好了！鲁大老爷接着朝命，正在合家欢喜，打点摆酒庆贺，不想痰病大发，登时中了脏，已不省人事了。快请二位老爷过去！”两公子听了，轿也等不得，忙走去看。到了鲁宅，进门听得一片哭声，知是已不在了。众亲戚已到，商量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过来，然后大殓治丧。蘧公孙哀毁骨立，极尽半子之谊。

又忙了几日，娄通政有家信到，两公子同在内书房商议写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两公子秉了一枝烛，对坐商议。到了二更半后，忽听房上瓦一片声的响，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革囊。两公子烛下一看，便是张铁臂。两公子大惊道：“张兄，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是何缘故？这革囊里是什么物件？”张铁臂道：“二位老爷请坐，容我细禀。我生平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衔恨十年，无从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这革囊里面是血淋淋的一颗人头。但我那恩人已在这十里之外，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后，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办此事，只

有二位老爷，外此，哪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来求，如不蒙相救，即从此远遁，不能再相见矣！”遂提了革囊要走。两公子此时已吓得心胆皆碎，忙拦住道：“张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处置？”张铁臂笑道：“这有何难？我略施剑术，即灭其迹。但仓卒不能施行，候将五百金付去之后，我不过两个时辰，即便回来，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药末，顷刻化为水，毛发不存矣。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广招宾客，看我施为此事。”两公子听罢，大是骇然，弟兄忙到内里取出五百两银子付与张铁臂。铁臂将革囊放在阶下，银子挂束在身，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当夜万籁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阶下革囊里血淋淋的人头。只因这一番，有分教：豪华公子，闭门休问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访求举业。不知这人头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疏財

話說姜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里。兩公子雖系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于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几席酒，把几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為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有何不可？”三公子听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蘧公孫都請到，家里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真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眾位都吃一驚。

眾客到齊，彼此說些閑話。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眾客上坐。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里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人頭却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里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才硬着胆開了革囊，一看，哪里是什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里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

则一声，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与家人们去吃。两公子悄悄相商，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旧出来陪客饮酒。

心里正在纳闷，看门的人进来禀道：“乌程县有个差人，持了县里老爷的帖，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有话面禀。”三公子道：“这又奇了，有什么话说？”留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厅上，传他们进来。那差人进来，磕了头，说道：“本官老爷请安。”随呈上一张票子和一角关文。三公子叫取烛来看，见那关文上写着：

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奸拐事：案据兰若庵僧慧远，具控伊徒尼僧心远，被地棍权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先，已自潜迹逃往贵治，为此移关，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遣役协同来差访该犯潜踪何处，擒获解还敝县，以便审理究治。望速！望速！

看过，差人禀道：“小的本官上复三老爷，知道这人在府内，因老爷这里不知他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爷把他交与小的，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在外伺候，交与他带去，休使他知觉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差人应诺出去了，在门房里坐着。

三公子满心惭愧，叫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二位一齐来到，看了关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觉不好意思。杨执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蚕入怀，解衣去赶。’他既弄出这样事来，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说，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两公子没奈何。杨执中走进书房席上，一五一十说了。权勿用红着脸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什么！”两公子走进来，不肯改

常，说了些不平的话，又奉了两杯别酒，取出两封银子送作盘程。两公子送出大门，叫仆人替他拿了行李，打躬而别。那两个差人见他出了娄府，两公子已经进府，就把他一条链子锁去了。

两公子因这两番事后，觉得意兴稍减，吩咐看门的：“但有生人相访，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闭门整理家务。不多几日，蘧公孙来辞，说蘧太守有病，要回嘉兴去侍疾。两公子听见，便同公孙去候姑丈，及到嘉兴，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来是个不起之病。公孙传着太守之命，托两公子替他接了鲁小姐回家。两公子写信来家，打发婢子去说，鲁夫人不肯。小姐明于大义，和母亲说了，要去侍疾。此时采苹已嫁人去了，只有双红一个丫头做了赠嫁。叫两只大船，全副妆奁都搬到船上。来嘉兴，太守已去世了。公孙承重，鲁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条，亲戚无不称羨。娄府两公子候治丧已过，也回湖州去了。

公孙居丧三载，因看见两个表叔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因把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诗话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阕之后，鲁小姐头胎生的个小儿子，已有四岁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公孙也在旁指点。却也心里想在学校中相与几个考高等的朋友谈谈举业，无奈嘉兴的朋友都知道公孙是个做诗的名士，不来亲近他，公孙觉得没趣。

那日打从街上走过，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写道：

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墨程。凡有同门录及朱卷赐顾者，幸认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不误。

公孙心里想道：“这原来是个选家，何不来拜他一拜？”急到家换了衣服，写个“同学教弟”的帖子，来到书坊，问道：“这里是马先生下处？”店里人道：“马先生在楼上。”因喊一声道：“马二先生，有客来拜！”楼上应道：“来了！”于是走下楼来。公孙看那马二先生时，身長八尺，形容甚伟，头戴方巾，身穿蓝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几根胡子。相见作揖让坐。马二先生看了帖子，说道：“尊名向在诗上见过。久仰，久仰！”公孙道：“先生来操选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晋谒已迟。”店里捧出茶来吃了，公孙又道：“先生便是处州学，想是高补过的。”马二先生道：“小弟补禀二十四年，蒙历任宗师的青目，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公孙道：“遇合有时，下科一定是抡元无疑的了。”说了一会，公孙告别。马二先生问明了住处，明日就来回拜。公孙回家向鲁小姐说：“马二先生明日来拜。他是个举业当行，要备个饭留他。”小姐欣然备下。

次早，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写了回帖，来到蘧府。公孙迎接进来，说道：“我两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赐顾，宽坐一坐，小弟备个家常饭，休嫌轻慢！”马二先生听罢欣然。公孙问道：“尊选程墨，是哪一种文章为主？”马二先生道：“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宏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少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公孙道：“这是做文章了。请问批文章是怎样个道理？”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

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将来拙选告成，送来细细请教。”说着，里面捧出饭来，果是家常肴馔：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的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食量颇高，举起箸来向公孙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动，倒是肉好！”当下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干干净净。里面听见，又添出一碗来，连汤都吃完了。抬开桌子，啜茗清谈。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该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

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饭，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自此日日往来。

那日在文海楼，彼此会着，看见刻的墨卷目录摆在桌上，上写着“历科墨卷持运”，下面一行刻着“处州马静纯上氏评选”。蘧公孙笑着向他说：“请教先生，不知尊选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个名字，与先生同选，以附骥尾？”马二先生正色道：“这个是有个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得高，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难道先生这样大名还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两个，只可独站，不可合站，其中有个缘故……”蘧公孙道：“是何缘故？”马二先生道：“这事不过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还有个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计，先生自想，也是这样算计。”说着，坊里捧出先生的饭来，一碗煊青菜，两个小菜碟。马二先生道：“这没菜的饭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孙道：“这个何妨？但我晓得，长兄先生也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里带的有银子。”忙取出一块来，叫店主人家的二汉买了一碗熟肉来，两人同吃了。

公孙别去，在家里每晚同鲁小姐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倒先打发公孙到书房里去睡。双红这小丫头在旁递茶递水，极其小心。她会念诗，常拿些诗来求讲，公孙也略替她讲讲；因

心里喜她殷勤，就把收的王观察的个旧枕箱把与她盛花儿针线，又无意中把遇见王观察这一件事向她说了。不想宦成这奴才小时同她有约，竟大胆走到嘉兴，把这丫头拐了去。公孙知道，大怒，报了秀水县，出批文拿了回来。两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来求公孙，情愿出几十两银子与公孙做丫头的身价，求赏与他做老婆。公孙断然不依。差人要带着宦成回官，少不得打一顿板子，把丫头断了回来，一回两回诈他的银子。宦成的银子使完，衣服都当尽了。那晚在差人家，两口子商议，要把这个旧枕箱拿出去卖几十个钱来买饭吃。双红是个丫头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说道：“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爷的，想是值得银子多，几十个钱卖了岂不可惜？”宦成问：“是蘧老爷的？是鲁老爷的？”丫头道：“都不是。说这官比蘧太爷的官大多着哩！我也是听见姑爷说，这是一位王太爷，就接蘧太爷南昌的任，后来这位王太爷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宁王相与，宁王日夜要想杀皇帝，皇帝先把宁王杀了，又要杀这王太爷。王太爷走到浙江来，不知怎的，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王太爷不敢带在身边走，恐怕搜出来，就交与姑爷。姑爷放在家里闲着，借与我盛些花，不晓得我带了出来。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是值多少钱，你不见箱子里，还有王太爷写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这个箱子，必有别的缘故。这箱子能值几文！”

那差人一脚把门踢开，走进来骂道：“你这倒运鬼！放着这样大财不发，还在这里受瘟罪！”宦成道：“老爷，我有什么财发？”差人道：“你这痴孩子！我要传授了，便宜你得狠哩！老婆白白送你，还可以发得几百银子财，你须要大大的

请我，将来银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说。”宦成道：“只要有银子，平分是罢了，请是请不起的，除非明日卖了枕箱子请老爷。”差人道：“卖箱子？还了得！就没戏唱了！你没有钱，我借钱与你。不但今日晚里的酒钱，从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设法了来，总要加倍还我。”又道：“我竟在里面扣除，怕你拗到哪里去！”差人即时拿出二百文，买酒买肉，同宦成两口子吃，算是借与宦成的，记一笔帐在那里。吃着，宦成问道：“老爹说我有什么财发？”差人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说。”当夜猜三划五，吃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

宦成这奴才吃了个尽醉，两口子睡到日中还不起来。差人已是清晨出门去了，寻了一个老练的差人商议，告诉他如此这般：“事还是竟弄破了好，还是‘开弓不放箭’，大家弄几个钱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这个事都讲破！破了还有个大风？如今只是闷着同他讲，不怕他不拿出钱来。还亏你当了这几十年的门户，利害也不晓得！遇着这样事还要讲破，破你娘的头！”骂得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来，见宦成还不曾起来，说道：“好快活！这一会像两个狗恋着。快起来和你说话！”宦成慌忙起来，出了房门。差人道：“和你到外边去说话。”

两人拉着手，到街上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差人道：“你这呆孩子，只晓得吃酒吃饭，要同女人睡觉！放着这样一注大财不会发，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宦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点你，你却不要‘过了庙不下雨’。”说着，一个人在门首过，叫了差人一声“老爹”，走过去了。差人见那人出神，叫宦成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听

得那人口里抱怨道：“白白给他打了一顿，却是没有伤，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伤来，官府又会验得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块砖头，凶神似的走上去把头一打，打了一个大洞，那鲜血直流出来。那人吓了一跳，问差人道：“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才说没有伤，这不是伤么？又不是自己弄出来的，不怕老爷会验，还不快去喊冤哩！”那人倒着实感激，谢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涂成一个血脸，往县前喊冤去了。

宦成站在茶室门口望，听见这些话，又学了一个乖。差人回来坐下说道：“我昨晚听见你当家的说，枕箱是那王太爷的。王太爷降了宁王，又逃走了，是个钦犯，这箱子便是个钦赃。他家里交结钦犯，藏着钦赃，若还首出来，就是杀头充军的罪，他还敢怎样你！”宦成听了他这一席话，如梦方醒，说道：“老爹，我而今就写呈去首。”差人道：“呆兄弟，这又没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杀个精光，与你也无益，弄不着他一个钱，况你又同他无仇。如今只消串出个人来吓他一吓，吓出几百两银子来，把丫头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价，这事就罢了。”宦成道：“多谢老爹费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当下还了茶钱，同走出来。差人嘱咐道：“这话，到家在丫头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应诺了。从此，差人借了银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

蘧公孙催着回官，差人只腾挪着混他，今日就说明日，明日就说后日，后日又说再迟三五日。公孙急了，要写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这事却要动手了！”因问：“蘧小相平日可有一个相厚的人？”宦成道：“这却不知道。”回去问丫头，丫头道：“他在湖州相与的人多，这里却不曾见，我只听得有

个书店里姓马的来往了几次。”宦成将这话告诉差人。差人道：“这就容易了。”便去寻代书写下一张出首叛逆的呈子，带在身边，到大街上一路书店问去。问到文海楼，一直进去请马先生说话。马二先生见是县里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楼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儿相与？”马二先生道：“这是我极好的弟兄。头翁，你问他怎的？”差人两边一望道：“这里没有外人么？”马二先生道：“没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拿出这张呈子来与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这件事。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所以通个信给他，早为料理，怎肯坏这个良心？”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问了备细，向差人道：“这事断断破不得。既承头翁好心，千万将呈子捺下。他却不在家，到坟上修理去了，等地来时商议。”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递。这是犯关节的事，谁人敢捺？”马二先生慌了道：“这个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个‘子曰行’的人，怎这样没主意？自古‘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只要破些银子，把这枕箱买了回来，这事便罢了。”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当下锁了楼门，同差人到酒店里。马二先生做东，大盘大碗请差人吃着，商议此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来了几位选家；僻壤穷乡，出了一尊名士。毕竟差人要多少银子赎这枕箱，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话说马二先生在酒店里同差人商议要替蘧公孙赎枕箱，差人道：“这奴才手里拿着一张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银子少了，他怎肯就把这钦赃放出来？极少也要三二百银子。还要我去拿话吓他：‘这事弄破了，一来，与你无益；二来，钦案官司，过司由院，一路衙门，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计，可有这些闲钱陪着打这样的恶官司？’是这样吓他，他又见了几个冲心的钱，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来报信。我也只愿得无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你先生请上裁！”马二先生摇头道：“二三百两是不能。不要说他现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设法，就是他在家里，虽然他家太爷做了几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哪里一时拿得许多银子出来？”差人道：“既然没有银子，他本人又不见面，我们不要耽误他的事，把呈子丢还他，随他去闹罢了。”马二先生道：“不是这样说。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但是要做的来。”差人道：“可又来！你要做得来，我也要做得来！”马二先生道：“头翁，我和你从长商议。实不相瞒，在此选书，东家包我几个月，有几两银子束脩，我还要留着些用；他这一件事，劳你去和宦成说，我这里将就垫

二三十两银子把与他，他也只当是拾到的，解了这个冤家吧。”差人恼了，道：“这个正合着古语‘瞒天讨价，就地还钱’。我说二三百银子，你就说二三十两，‘戴着斗笠亲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说你们‘诗云子曰’的人难讲话！这样看来，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该来惹这婆子口舌！”说罢，站起身来谢了扰，辞别就往外走。

马二先生拉住道：“请坐再说，急怎的？我方才这些话，你道我不出本心么？他其实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风声，把他藏起，和你讲价钱。况且你们一块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孙是什么慷慨脚色，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几时还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来，后日懊悔迟了。总之，这件事我也是个旁人，你也是个旁人，我如今认些晦气，你也要极力帮些，一个出力，一个出钱，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若是我两人先参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马老先生，而今这银子我也不问是你出，是他出，你们原是‘毡袜裹脚靴’，但须要我效劳得来。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来；没有三百，也要二百两银子，才有商议。我又不要你十两五两，没来由把难题目把你做怎的？”马二先生见他这话说顶了真，心里着急道：“头翁，我的束脩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这些时用掉了几两，还要留两把作盘费到杭州去。挤得干干净净，抖了包，只挤得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内，听凭你搜，若搜出一钱银来，你把我当人。就是这个意思，你替我维持去，如断然不能，我也就没办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

“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岂可人不留个相与？只是这行瘟的奴才头高，不知可说得下去？”又想一想道：“我还有个主意，又合着古语说，‘秀才人情纸半张’。现今丫头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这些事，料想要不回来，不如趁此就写一张婚书，上写收了他身价银一百两，合着你这九十多，不将有二百之数？这分明是有名无实的，却塞得住这小厮的嘴，这个计较何如？”马二先生道：“这也罢了，只要你做得来，这一张纸何难，我就可以做主！”

当下说定了。店里会了帐，马二先生回到下处候着。差人假作去会宦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楼。马二先生接到楼上，差人道：“为这件事，不知费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乱说，说他家值多少就该给他多少，落后我急了，要带他回官，说：‘先问了你这奸拐的罪，回过老爷，把你纳在监里，看你到哪里去出首！’他才慌了，依着我说。我把他枕箱先赚了来，现放在楼下店里。先生快写起婚书来，把银子兑清。我再打一个禀帖。销了案，打发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叶来。”马二先生道：“你这赚法甚好，婚书已经写下了。”随即同银子交与差人。差人打开看，足足九十二两，把箱子拿上楼来交与马二先生，拿着婚书、银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书藏起，另外开了一篇细帐，借贷吃用、衙门使费，共开出七十多两，只剩了十几两银子递与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顿骂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盖，怕老爷不会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骗一个老婆，又骗了许多银子，不讨

你一声知感，反问我找银子！来！我如今带你去回老爷，先把你这奸情事打几十板子，丫头便传蘧家领去，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骂得闭口无言，忙收了银子，千恩万谢，领着双红，往他州外府寻生意去了。

蘧公孙从坟上回来，正要去问差人催着回官，只见马二先生来候，请在书房坐下，问了些坟上的事务，慢慢说到这件事上来。蘧公孙初时还含糊，马二先生道：“长兄，你这事还要瞒我么？你的枕箱现在我下处楼上。”公孙听见枕箱，脸便飞红了。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样来说，我怎样商议，后来怎样怎样，“我把选书的九十几两银子给了他，才买回这个东西来，而今幸得平安无事。就是我这一项银子，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难道就要你还？但不得不告诉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拿来，或是劈开了，或是竟烧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公孙听罢大惊，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间，把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请他坐在书房里，自走进去，如此这般，把方才这些话说与乃眷鲁小姐，又道：“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一个个出乖露丑，若听见这样话，岂不羞死！”鲁小姐也着实感激，备饭留马二先生吃过，叫人跟去将箱子取来毁了。

次日，马二先生来辞别，要往杭州。公孙道：“长兄先生，才得相聚，为什么便要去？”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选书。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今已选完，在此就没事了。”公孙道：“选书已完，何不搬来我小斋住着，早晚请教？”马二先生道：“你此时还不是养客的时候。况且杭州各书店里等

着我选考卷，还有些未了的事，没奈何，只得要去。倒是先生得闲来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公孙不能相强，要留他办酒席饯行。马二先生道：“还要到别的朋友家告别。”说罢去了，公孙送了出来。到次日，公孙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薰肉小菜，亲自到文海楼来送行，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

马二先生上船，一直来到断河头，问文瀚楼的书坊，乃是文海楼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几日，没有什么文章选，腰里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癩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掬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

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个丫环，手持黑纱团香扇替她遮着日头，缓步上岸；那头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远，裙上环佩，丁丁当当的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

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弯，便像些村乡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玩的所在？”那人道：“转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玩？”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隔着一道板桥，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门口也是个茶室，吃了一碗茶。里面的门锁着，马二先生要进去看，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旁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房却在外面，那热腾腾的燕

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出来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直匾，金字，上写着“敕赐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一个大宽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砖，才进二道山门，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入鼻子。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上面一个横匾，金书“南屏”两字——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桔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走多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吴山，就在城中，马二先生走不多远，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几十层阶级，走了上去。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马二先生一气走上，不觉气喘。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吃了一碗。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马二先生作了个揖，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没有路的一般，左边一个门，门上钉着一个匾，匾上“片石居”三个字，里面也想是个花园，有些楼阁。马二先生步了进去，看见窗棂关着，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摆着一座香炉，众人围着，像

是请仙的意思。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旁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贞！”马二先生道：“这些什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吧。”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

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的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走上去，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他便一直走进去，瞻仰了一番。过了城隍庙，又是一个弯，又是一条小街，街上酒楼、面店都有，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马二先生见了欢喜，走进书店坐坐，取过一本来，问个价钱。又问：“这书可还行？”书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时，哪里比得古书。”马二先生起身出未，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

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吃了两碗茶，肚里正饿，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又有一篮子煮熟的牛肉，马二先生大喜，买几十文饼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吃得饱了，自思趁着饱再上去。

走上一箭多路，只见左边一条小径，莽榛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照着这条路走去，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钻进一个石罅，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马二先生也不看它。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甚不好走。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过桥去，见是个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额，写着“丁仙之祠”。马二先生走进去，见中间塑一个仙人，左边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二十个字的碑。马二先生见有签筒，思量：“我困在此处，何不求个签问问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听得背后一人道：“若要发财，何不问我？”马二先生回头一看，见祠门口立着一个人，身長八尺，头戴方巾，身穿茧绸直裰，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这个人，有分教：慷慨仗义，银钱去而复来；广结交游，人物久而愈盛。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话说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签，后面一人叫一声：“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回头一看，那人像个神仙，慌忙上前施礼道：“学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与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学生姓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识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签了，且同到敝寓谈谈。”马二先生道：“尊寓在哪里？”那人指道：“就在此处，不远。”当下携了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条平坦大路，一块石头也没有，未及一刻工夫，已到了伍相国庙门口。马二先生心里疑惑：“原来有这近路！我方才走错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缩地腾云之法也不可不知……”来到庙门口，那人道：“这便是敝寓，请进去坐。”

哪知这伍相国殿后有极大的地方，又有花园，园里有五间大楼，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这楼上，邀马二先生上楼，施礼坐下。那人四个长随，齐齐整整，都穿着绸缎衣服，每人脚下一双新靴，上来小心献茶。那人吩咐备饭，一齐应诺下去了。马二先生举眼一看，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一首绝句诗道：

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

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

后面一行写“天台洪憨仙题”。马二先生看过《纲鉴》，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还在，一定是个神仙无疑。因问道：“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憨仙便是贱号。偶尔遣兴之作，颇不足观。先生若爱看诗句，前时在此，有同抚台、藩台及诸位当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请教。”便拿出一个手卷来。马二先生放开一看，都是各当事人的亲笔。一递一首，都是七言律诗，咏的西湖上的景，图书新鲜，着实赞了一回，收递过去。捧上饭来，一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碗火腿虾圆杂脍，又是一碗清汤。虽是便饭，却也这般热闹。马二先生腹中尚饱，因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又尽力的吃了一餐，撤下家伙去。

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书坊敦请不歇，今日因甚闲暇到这祠里来求签？”马二先生道：“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送了几十金，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去了。如今来到此处，虽住在书坊里，却没有什麼文章选。寓处盘费已尽，心里纳闷，出来闲走走，要在这仙祠里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谁想遇着老先生，已经说破晚生心事，这签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发财也不难。但大财须缓一步，目今权且发个小财，好么？”马二先生道：“只要发财，哪论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什麼道理？”洪憨仙沉吟了一会，说道：“也罢，我如今将些须物件送与先生，你拿到下处去试一试。如果有效验，再来问我取讨，如不相干，别作商议。”因走进房内，床头边摸出一个包子来打开，里面有几块黑煤，递与马二先生道：“你将这东西拿到下处，烧起一炉火来，取个罐子把它炖在上面，看成些什麼东西，再来和我说。”

马二先生接着，别了憨仙，回到下处。晚间果然烧起一炉火来，把罐子炖上，那火支支的响了一阵，取罐倾了出来，竟是一锭细丝纹银。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连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锭大纹银。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当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钱店里去看，钱店都说是十足纹银，随即换了几千钱，拿回下处来。马二先生把钱收了，赶到洪憨仙下处来谢。憨仙已迎出门来，道：“昨晚之事如何？”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这般，告诉憨仙倾出多少纹银。憨仙道：“早哩！我这里还有些，先生再拿去试试！”又取出一个包子来，比前有三四倍，送与马二先生。又留着吃过饭，别了回来。马二先生一连在下处住了六七日，每日烧炉、倾银子，把那些黑煤都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两重。马二先生欢喜无限，一包一包收在那里。

一日，憨仙来请说话。马二先生走来。憨仙道：“先生，你是处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里。今日有个客来拜我，我和你要认作中表弟兄，将来自有一番交际，断不可误。”马二先生道：“请问这位尊客是谁？”憨仙道：“便是这城里胡尚书家三公子，名缙，字密之。尚书公遗下宦囊不少，这位公子却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学我这‘烧银’之法；眼下可以拿出万金来，以为炉火药物之费。但此事须一居间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况在书坊操选，是有踪迹可寻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会过，订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后，成了‘银母’，凡一切铜锡之物，点着即成黄金，岂止数十百万。我是用他不着，那时告别还山，先生得这‘银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

马二先生见他这般神术，有什么不信，坐在下处，等了胡三公子来。三公子同憨仙施礼，便请问马二先生：“贵乡贵姓？”憨仙道：“这是舍弟，各书坊所贴处州马纯上先生选《三科程墨》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礼坐下。三公子举眼一看，见憨仙人物轩昂，行李华丽，四个长随轮流献茶，又有选家马先生是至戚，欢喜放心之极，坐了一会，去了。

次日，憨仙同马二先生坐轿子回拜胡府。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选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谈了半日，回到下处。顷刻，胡家管家来下请帖两副，一副写洪太爷，一副写马老爷。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缜拜订。”持帖人说道：“家老爷拜上太爷，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园子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早些。”憨仙收下帖子。次日，两人坐轿来到花港，园门大开，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两席酒，一本戏，吃了一日。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独自一个看着别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请我也在这里。当下极丰盛的酒馔点心，马二先生用了一饱。胡三公子约定三五日再请到家写立合同，央马二先生居间，然后打扫家里花园，以为丹室；先兑出一万银子，托憨仙修制药物，请到丹室内住下。三人说定，到晚席散，马二先生坐轿竟回文瀚楼。

一连四天，不见憨仙有人来请，便走去看他。一进了门，见那几个长随不胜慌张，问其所以，憨仙病倒了，症候甚重，医生说脉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药。马二先生大惊，急上楼进房内去看，已是奄奄一息，头也抬不起来。马二先生心好，就在这里相伴，晚间也不回去。挨过两日多，那憨仙寿数已尽，

断气身亡。那四个人慌了手脚，寓处掳一掳，只得四五件绸缎衣服还当得几两银子，其余一无所有，几个箱子都是空的。这几个人也并非长随，是一个儿子、两个侄儿、一个女婿，这时都说出来。马二先生听在肚里，替他着急。此时棺材也不够买。马二先生有良心，赶着下处去取了十两银子来与他们料理。儿子守着哭泣，侄子上街买棺材，女婿无事，同马二先生到间壁茶馆里谈谈。

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个活神仙，今年活了几百多岁，怎么忽然又死起来？”女婿道：“笑话！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岁，哪里有什么三百岁！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寻了钱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这一个收场。不瞒老先生说，我们都是买卖人，丢着生意，同他做这虚头事。他而今直脚去了，累我们讨饭回乡，哪里说起！”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床头间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烧起炉来，一倾就是纹银。”女婿道：“哪里是什么‘黑煤’！那就是银子，用煤煤黑了的！一下了炉，银子本色就现出来了。那原是个做出来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没了用了。”马二先生道：“还有一说：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初见我的时候，并不曾认得我，就知我姓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来，看见你坐在书店看书，书店问你尊姓，你说‘我就是书面上马什么’，他听了知道的。世间哪里来的神仙！”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来结交我，是要借我骗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时运高，不得上算。”又想到：“他亏负了我什么？我到底该感激他。”当下回来，候着他装殓，算还庙里房钱，叫脚子抬到清波门外厝着。马二先生备个性醮纸钱，送

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剩的银子，那四个人做盘程，谢别去了。

马二先生送殡回来，依旧到城隍山吃茶，忽见茶室旁边添了一张小桌子，一个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却拿着一本书看。马二先生心里诧异，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来就是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马二先生竟走到桌旁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丢下文章，问道：“是要拆字的？”马二先生道：“我走倒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请坐，我去取茶来。”即向茶室里开了一碗茶，送在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马二先生见他乖觉，问道：“长兄，你贵姓？可就是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见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学里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温州府乐清县住。”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单布衣服，甚是蓝缕，因说道：“长兄，你离家数百里，来省做这件道路，这事是寻不出大钱来的，连糊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这般勤学，想也是个读书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岁，还不曾娶过妻子。家里父母俱存，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去年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在柴行里记帐，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个家乡人来，说我父亲在家有病，于今不知个存亡，是这般苦楚。”说着，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了下来。马二先生着实惻然，说道：“你且不要伤心。你尊讳尊字是什么？”那少年收泪道：“晚生叫匡迥，号超人。还不曾请问先生仙乡贵姓。”马二先生道：“这不必问。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

纯上就是我了。”匡超人听了这话，慌忙作揖，磕下头去，说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识泰山’！”马二先生忙还了礼，说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这拆字到晚也有限了，长兄何不收了，同我到下处谈谈？”匡超人道：“这个最好。先生请坐，等我把东西收了。”当下将笔砚纸盘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凳寄在对门庙里，跟马二先生到文瀚楼。

马二先生到文瀚楼开了房门坐下。马二先生问道：“长兄，你此时心里可还想着读书上进？还想着家去看看尊公么？”匡超人见问这话，又落下泪来道：“先生，我现今衣食缺少，还拿什么本钱想读书上进？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马二先生劝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点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得动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饭与你吃。”当下留他吃了晚饭，又问道：“比如长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须得多少盘程？”匡超人道：“先生，我哪里还讲多少？只这几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难道还想坐山轿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饭食少两餐也罢。我只要到父亲跟前，死了瞑目！”马二先生道：“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这里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马二先生又问道：“你当时读过几年书？文章可曾成过篇？”匡超人道：“成过篇的。”马二先生笑着向他说：“我如今大胆出个题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笔下可望得进学。这个使得么？”匡超人道：“正要请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马二先生道：“说哪里话。我出一题，你明日做。”说罢，出了题，送他在那边睡。

次日，马二先生才起来，他文章已是停停当当，送了过

来。马二先生喜道：“又勤学，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将文章按在桌上，拿笔点着，从头至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与他。他作揖谢了要去，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终不是个长策，我送你盘费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资助，只借出一两银子就好了。”马二先生道：“不然，你这一到家，也要些须有个本钱奉养父母，才得有工夫读书。我这里竟拿十两银子与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请医生看你尊翁的病。”当下开箱子取出十两一封银子，又寻了一件旧棉袄、一双鞋，都递与他，道：“这银子，你拿家去；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意欲拜为盟兄，将来诸事，还要照顾。只是大胆，不知长兄可肯容纳？”马二先生大喜，当下受了他两拜，又同他拜了两拜，结为兄弟，留他在楼上，收拾菜蔬，替他饯行。

吃着，向他说道：“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

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个疼了。这便是曾子的‘养志’。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廩生是挣得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我是百无一能，年纪又大了；贤弟，你少年英敏，可细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宦途相见。”说罢，又到自己书架上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你拿去读下。”匡超人依依不舍，又急于要家去看父亲，只得洒泪告辞。马二先生携着手，同他到城隍山旧下处取了铺盖，又送他出清波门，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马二先生辞别，进城去了。

匡超人过了钱塘江，要搭温州的船。看见一只船正走着，他就问：“可带人？”船家道：“我们是抚院大人差上郑老爹的船，不带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里一个白须老者道：“驾长，单身客人带着也罢了，添着你买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来吧。”把船撑到岸边，让他下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见舱里三个人：中间郑老爹坐着，他儿子坐在旁边，这边坐着一外府的客人。郑老爹还了礼，叫他坐下。匡超人为人乖巧，在船上不拿强拿，不动强动，一口一声只叫“老爹”。那郑老爹甚是欢喜，有饭叫他同吃。饭后行船无事，郑老爹说起：“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这温州姓张的，弟兄三个都是秀才。两个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儿子，在家打吵，吵得父亲急了，出首到官。他两弟兄在府、县都用了钱，倒替他父亲做了假哀怜的呈子，把这事销了案。亏得学里一位老师爷持正不依，详了我们大人衙门，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温州提这一干人犯

去。”那客人道：“这一提了来审实，府、县的老爷不都有碍？”郑老爹道：“审出真情，一总都是要参的！”匡超人听见这话，自心里叹息：“有钱的不孝父母，像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过了两日，上岸起早，谢了郑老爹。郑老爹饭钱一个也不问他要，他又谢了。一路晓行夜宿，来到自己村庄，望见家门。只因这一番，有分教：敦伦修行，终受当事之知；实至名归，反作终身之玷。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话说匡超人望见自己家门，心里欢喜，两步做一步急急走来敲门。母亲听见是他的声音，开门迎了出来，看见道：“小二！你回来了？”匡超人道：“娘，我回来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向他说道：“自从你跟了客人去后，这一年多，我的肉身时刻不安！一夜梦见你掉在水里，我哭醒来。一夜又梦见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梦见你脸上生了一个大疙瘩，指与我看，我替你拿手拈，总拈不掉。一夜又梦见你来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一个庄农人家哪有官做？’旁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你儿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它也罢！’就把这句话哭着，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吓醒了。你爹问我，我一五一十把这梦告诉你爹，你爹说我想痴了。不想就在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边身子动不得，而今睡在房里。”

外边说着话，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见儿子回来了，登时那病就轻松些，觉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细

细告诉他这得病的缘故，说道：“自你去后，你三房里叔子就想着我这个屋。我心里算计，也要卖给他，除另寻屋，再剩几两房价，等你回来，做个小本生意。旁人向我说：‘你这屋是他屋边屋，他谋买你的，须要他多出几两银子。’哪知他有钱的人只想便宜，岂但不肯多出钱，照时值估价，还要少几两，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锅，要杀我的巧。我赌气不卖给他，他就下一个毒，串出上手业主拿原价来赎我的。业主你晓得的，还是我的叔辈，他倚恃尊长，开口就说：‘本家的产业是卖不断的。’我说：‘就是卖不断，这数年的修理也是要认我的。’他一个钱不认，只要原价回赎。那日在祠堂里彼此争论，他竟把我打起来，族间这些有钱的受了三房里嘱托，都偏为着他，倒说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没中用，说了几句道三不着两的话。我着了这口气，回来就病倒了。自从我病倒，日用益发艰难。你哥听着人说，受了原价，写过吐退与他，那银子零星收来，都花费了。你哥看见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想又没有家私给他，自挣自吃，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担子在各处赶集，寻的钱，两口子还养不来。我又睡在这里，终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间壁又要房子翻盖，不顾死活，三五天一回人来催，口里不知多少闲话。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场两场的哭！”匡超人道：“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静静的养好了病。我在杭州，亏遇着一个先生，他送了我十两银子，我明日做起个小生意，寻些柴米过日子。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

母亲走进来叫他吃饭，他跟了走进厨房，替嫂子作揖。嫂

子倒茶与他吃。吃罢，又吃了饭；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盘程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晚上与太公吃。买了回来，恰好他哥子挑着担子进门，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诉了些家里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发了，说的话道三不着两的。现今人家催房子，挨着总不肯出，带累我受气。他疼的是你，你来家早晚说着他些。”说罢，把担子挑到房里去。匡超人等菜烂了，和饭拿到父亲面前，扶起来坐着。太公因儿子回家，心里欢喜，又有些荤菜，当晚那菜和饭也吃了许多。剩下的，请了母亲同哥进来，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吃了晚饭。太公看着欢喜，直坐到更把天气，才扶了睡下，匡超人将被单拿来在太公脚跟头睡。次日清早起来，拿银子到集上买了几口猪，养在圈里，又买了斗把豆子。先把猪肩出一个来杀了，烫洗干净，分肌劈理的卖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箱豆腐，也都卖了钱，拿来放在太公床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的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

太公过了一会，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进来。”母亲忙走进来，正要替太公垫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这样出了，像这布垫在被窝里，出得也不自在，况每日要洗这布，娘也怕熏得慌，不要熏伤了胃气。”太公道：“我站得起来出恭倒好了，这也是没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来，我有道理。”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爬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

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得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把太公两腿扶上床，仍旧直过来，又出得畅快，被窝里又没有臭气。他把板凳端开，瓦盆拿出去倒了，依旧进来坐着。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来吃了晚饭，坐一会，服侍太公睡下，盖好了被，他便把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坐在太公旁边，拿出文章来念。太公睡不着，夜里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读到四更鼓。太公叫一声，就在跟前。太公夜里要出恭，从前没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儿子在旁伺候，夜里要出就出。晚饭也放心多吃几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个更头，便要起来杀猪、磨豆腐。

过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得早，集上带了一个小鸡子在嫂子房里煮着，又买了一壶酒，要替兄弟接风。说道：“这事不必告诉老爹吧。”匡超人不肯，把鸡先盛了一碗送与父母，剩下的，兄弟两人在堂里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过来催房子，匡超人丢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来了！穿得恁厚厚敦敦的棉袄，又在外边学得恁知礼，会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几日，事忙，还不曾来看得阿叔，就请坐下吃杯便酒吧。”阿叔坐下吃了几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话。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两人在此，怎敢白赖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没钱典房子，租也租两间出去住了，把房子让阿叔。只是而今我父亲病着，人家说，病人移了床，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着急请先生替父亲医，若是父亲好了，作速的让房子与阿叔。就算父亲是长病，不得就好，我们也说不得料理寻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

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两个老人家，住得也不安。”阿叔见他这番话说得的中听，又婉委，又爽快，倒也没的说了，只说道：“一个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来催，因为要一总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说，再耽带些日子吧。”匡超人道：“多谢阿叔！阿叔但请放心，这事也不得过迟。”那阿叔应诺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喝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吃了。”便辞了过去。

自此以后，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卖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卖完了，把钱拿来家伴着父亲。算计哪日赚的钱多，便在集上买个鸡鸭或是鱼，来家与父亲吃饭。因太公是个痰症，不十分宜吃大荤，所以要买这些东西。或是猪腰子，或是猪肚子，倒也不断；医药是不消说。太公日子过得称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儿子照顾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头上。太公的病渐渐好了许多，也和两个儿子商议要寻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说：“父亲的病才好些，索性等再好几分，扶着起来走得，再搬家也不迟。”那边人来催，都是匡超人支吾过去。

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亲、念文章，辛苦已极；中上得闲，还溜到门首同邻居们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饭过后，他看着太公吃了饭，出门无事，正和一个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场上将一个稻箩翻过来做了桌子，放着一个象棋盘对着。只见一个白胡老者背剪着手来看，看了半日，在旁边说道：“喽！老兄这一盘输了！”匡超人抬头一看，认得便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来叫了他一声，作了个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谁，方才几乎不认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从前年出门，是几时回来了的？你老爹

病在家里？”匡超人道：“不瞒老爹说，我来家已是有半年了，因为无事，不敢来上门上户，惊动老爹。我家父病在床上，近来也略觉好些，多谢老爹记念。请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取扰。”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拿他的手来细细看了，说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学得些麻衣神相法，你这骨骼是个贵相，将来只到二十七八岁，就交上好的运气，妻、财、子、禄，都是有的。现今印堂颜色有些发黄，不日就有个贵人星照命。”又把耳朵边揷着看看，道：“却也还有个虚惊，不大碍事，此后运气一年好似一年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寻得几个钱养活父母，便谢天地菩萨了，哪里想什么富贵轮到我身上。”潘保正摇手道：“不相干，这样事哪里是你做的？”说罢，各自散了。

三房里催出房子，一日紧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过，只得同他硬撑了几句，那里急了，发狠说：“过三日再不出，叫人来摘门下瓦！”匡超人心里着急，又不肯向父亲说出。过了三日，天色晚了，正服侍太公出了恭起来，太公睡下，他把那铁灯盏点在旁边念文章，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响亮，有几十人声一齐吆喝起来。他心里疑惑是三房里叫多少人来下瓦摘门。顷刻，几百人声一齐喊起，一派红光，把窗纸照得通红。他叫一声：“不好了！”忙开出去看，原来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齐跑出来说道：“不好了！快些搬！”他哥睡得梦梦铕铕，爬了出来，只顾得他一副上集的担子。担子里面的东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干、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箫、打的丁当，女人戴的锡簪子，挝着了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

泥人，断的断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总捧起来朝外跑。那火头已是望见有丈把高，一个一个的火团子往天井里滚。嫂子抢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脚，抱着哭哭啼啼，反往后走。老奶奶吓得两脚软了，一步也挪不动。那火光照耀得四处通红，两边喊声大震。匡超人想，别的都不打紧，忙进房去抢了一床被在手内，从床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两只手搂得紧紧的，且不顾母亲，把太公背在门外空处坐着；又飞跑进来，一把拉了嫂子，指与她门外走；又把母亲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门，那时火已到门口，几乎没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来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盖好。母亲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寻他哥时，已不知吓得躲在哪里去了。那火轰轰烈烈，烨烨灿灿，一派红光，如金龙乱舞。乡间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远，足足烧了半夜，方才渐渐熄了。稻场上都是烟煤，兀自有焰腾腾的火气。一村人家房子都烧成空地。

匡超人没奈何，无处存身，望见庄南头大路上一个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里，叫嫂子扶着母亲，一步一挨，挨到庵门口。和尚出来问了，不肯收留，说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烧的都没有房子住，一个个搬到我这庵里时，再盖两进屋也住不下，况且你又有个病人，哪里方便呢？”只见庵内走出一个老翁来，定睛看时，不是别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这般：“被了回禄。”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来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内！可怜！”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和尚不肯，说了一遍。潘保正道：“师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们村上有名的忠厚人。况且这小二相公好个相貌，将

来一定发达。你出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权借一间屋与他住两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钱我送与你。”和尚听见保正老爹吩咐，不敢违拗，才请他一家进去，让出一间房子来。匡超人把太公背进庵里去睡下。潘保正进来问候太公，太公谢了保正。和尚烧了一壶茶来与众位吃。保正回家去了，一会又送了些饭和菜来与他压惊。直到下午，他哥才寻了来，反怪兄弟不帮他抢东西。

匡超人见不是事，托保正就在庵旁大路口替他租了间半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本钱还带在身边，依旧杀猪、磨豆腐过日子，晚间点灯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这一吓，病更添得重了。匡超人虽是忧愁，读书还不歇。那日读到二更多天，正读得高兴，忽听窗外锣响，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乘官轿过去，后面马蹄一片声音，自然是本县知县过，他也不曾住声，由着他过去了。不想这知县这一晚就在庄上住下了公馆，心中叹息：“这样乡村地面，夜深时分，还有人苦功读书，实为可敬！只不知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传保正来问一问。”当下传了潘保正来，问道：“庄南头庙门旁那一家，夜里念文章的是个什么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这般：“被火烧了，租在这里住。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个儿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个秀才，也不是个童生，只是个小本生意人。”知县听罢惨然，吩咐道：“我这里发一个帖子，你明日拿出去致意这匡迥，说我此时也不便约他来会，现今考试在即，叫他报名来应考。如果文章会做，我提拔他。”保正领命下来。

次日清早，知县进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来，飞跑

走到匡家，敲开了门，说道：“恭喜！”匡超人问道：“何事？”保正帽子里取出一个单帖来递与他，上写：“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见是本县县主的帖子，吓了一跳，忙问：“老爹，这帖是拜哪个的？”保正悉把如此这般：“老爹在你这里过，听见你念文章，传我去问；我就说你如此穷苦，如何行孝，都禀明了老爹。老爹发这帖子与你，说不日考校，叫你去应考，是要抬举你的意思。我前日说你气色好，主有个贵人星照命，今日何如？”匡超人喜从天降，捧了这个帖子去向父亲说了，太公也欢喜。到晚，他哥回来，看见帖子，又把这话向他哥说了。他哥不肯信。

过了几天时，县里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买卷子去应考。考过了，发出团案来，取了；复试，匡超人又买卷伺候。知县坐了堂，头一个点名就是他。知县叫住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岁。”知县道：“你文字是会做的。这回复试，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顾你。”匡超人磕头谢了，领卷下去。复试过两次，出了长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报到乡里去。匡超人拿手本来谢。知县传进宅门去见了，问其家里这些苦楚，便封出二两银子来送他：“这是我分俸些须，你拿去奉养父母。到家并发奋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时候你再来见我，我还资助你的盘费。”匡超人谢了出来，回家把银子拿与父亲，把官说的这些话告诉了一遍。太公着实感激，捧着银子在枕上望空磕头，谢了本县老爹。到此时，他哥才信了。乡下眼界浅，见匡超人取了案首，县里老爹又传进去见过，也就在庄上，大家约着送过贺分到他家来。太公吩咐借间壁庵里请了一天酒。

这时残冬已过。开印后，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叩辞别知县，知县又送了二两银子。他到府，府考过，接着院考。考了出来，恰好知县上辕门见学道，在学道前下了一跪，说：“卑职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细细说了。学道道：“‘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虽略有未清，才气是极好的。贵县请回，领教便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婚姻缔就，孝便衰于二亲；科第取来，心只系乎两榜。未知匡超人这一考得进学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话说匡太公自从儿子上府去考，尿屎仍旧在床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两年的一般，每日眼泪汪汪，望着门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说道：“第二个去了这些时总不回来，不知他可有福气挣着进一个学。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见他在跟前送终！”说着，又哭了。老奶奶劝了一回。忽听门外一片声打得响，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匡大又不服气，红着眼，向那人乱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那些零零碎碎东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坏了。匡大要拉他见官，口里说道：“县主老爷现同我家老二相与，我怕你么！我同你回老爷去！”太公听得，忙叫他进来，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个良善人家，从不曾同人口舌，经官动府。况且占了他摊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说，不要吵闹，带累我不安！”他哪里肯听，气狠狠的，又出去吵闹。吵得邻居都来围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劝的。正闹着，潘保正走来了，把那人说了几声，那人嘴才软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还不把你的东西拾在担子里，拿回家去哩。”匡大一头骂着，一头拾东西。

只见大路上两个人，手里拿着红纸帖子，走来问道：“这里有一个姓匡的么？”保正认得是学里门斗，说道：“好了，匡

二相公恭喜进了学了！”便道：“匡大哥，快领二位去同你老爹说！”匡大东西才拾完在担子里，挑起担子，领两个门斗来家。那人也是保正劝回去了。门斗进了门，见匡太公睡在床上，道了恭喜，把报帖升贴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相公匡讳迥，蒙提学御史学道大老爷取中乐清县第一名入泮。联科及第。本学公报。”太公欢喜，叫老奶奶烧起茶来，把匡大担子里的糖和豆腐干装了两盘，又煮了十来个鸡子，请门斗吃着。潘保正又拿了十来个鸡子来贺喜，一总煮了出来，留着潘老爹陪门斗吃饭。饭罢，太公拿出二百文来做报钱，门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贫之人，又遭了回禄。小儿的事，劳二位来，这些须当什么，权为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说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门斗去了。

直到四五日后，匡超人送过宗师，才回家来，穿着衣巾，拜见父母。嫂子是因回禄后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时只拜了哥哥，他哥见他中了个相公，比从前更加亲热些。潘保正替他约齐了份子，择个日子贺学，又借在庵里摆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钱，宰了两个猪和些鸡鸭之类，吃了两三日酒，和尚也来奉承。

匡超人同太公商议，不磨豆腐了，把这剩下的十几吊钱把与他哥，又租了两间屋开个小杂货店。嫂子也接了回来，也不分在两处吃了，每日寻的钱家里盘缠。忙过几日，匡超人又进城去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留着吃了酒饭，叫他拜做老师。事毕回家，学里那两个门斗又下来到他家说话。他请了潘老爹来陪。门斗说：“学里老爷要传匡相公去见，还要进见之礼。”匡超人恼了，道：“我只认得我的老

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什么？有什么进见之礼！”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这样说了。我们县里老爷虽是老师，是你拜的老师，这是私情。这学里老师是朝廷制下的，专管秀才，你就中了状元，这老师也要认的。怎么不去见？你是个寒士，进见礼也不好争，每位封两钱银子去就是了。”当下约定日子，先打发门斗回去。到那日，封了进见礼去见了学师回来，太公又吩咐买个牲醴到祖坟上去拜奠。

那日上坟回来，太公觉得身体不大爽利，从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了药也再不得见效，饮食也渐渐少得不能吃了。匡超人到处求神问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议，把自己向日那几两本钱替太公备后事，店里照旧不动。当下买了一具棺木，做了许多布衣，合着太公的头做了一顶方巾，预备停当。太公奄奄在床，一日昏聩得很，一日又觉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济，叫两个儿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这病犯得拙了，眼见得望天的日子远，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个无用的人，一块土也不曾丢给你们，两间房子都没有了。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你哥是个混帐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样才是！”兄弟两个哭着听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来。匡超人呼天抢地，一面安排装殓。因房屋褊窄，停放过了头七，将灵柩送在祖茔安葬，满庄的人都来吊孝送丧。两

弟兄谢过了客。匡大照常开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

那一日，正从坟上奠了回来，天色已黑。刚才到家，潘保正走来向他说道：“二相公，你可知道县里老爷坏了？今日委了温州府二太爷来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师，你也该进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换了素服，进城去看。才走进城，哪晓得百姓要留这官，鸣锣罢市，围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把城门大白日关了，闹成一片。匡超人不得进去，只得回来再听消息。第三日，听得省里委下安民的官来了，要拿为首的人。

又过了三四日，匡超人从坟上回来，潘保正迎着道：“不好了！祸事到了！”匡超人道：“什么祸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说。”当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来，百姓散了，上司叫这官密访为头的人，已经拿了几个。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报了。说老爷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内为头要保留，是哪里冤枉的事！如今上面还要密访，但这事哪里定得？他若访出是实，恐怕就有人下来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时。没有官事就罢，若有，我替你维持。”匡超人惊得手慌脚忙，说道：“这是哪里晦气！多承老爹相爱，说信与我，只是我而今哪里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里想，哪处熟就往哪处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不曾有甚相与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写一个字与你带去。我有个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爷，现在布政司里充吏，家里就在司门前山上住。你去寻着他，凡事叫他照应。他是个极慷慨的人，不得错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费老爹的心写下书子，我今晚就走才好。”当下

潘老爹一头写书，他一面嘱咐哥嫂家里事务。洒泪拜别母亲，拴束行李，藏了书子出门。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

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几天旱路，到温州搭船。那日没有便船，只得到饭店权宿。走进饭店，见里面点着灯，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前摆了一本书，在那里静静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时，黄瘦面皮，稀稀的几根胡子。那人看书出神，又是个近视眼，不曾见有人进来。匡超人走到跟前，请教了一声“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来为礼，青绢直身，瓦棱帽子，像个生意人模样。两人叙礼坐下。匡超人问道：“客人贵乡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这五十里外。因有个小店在省城，如今往店里去，因无便船，权在此住一夜。”看见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贵处哪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贱姓匡，字超人，敝处乐清，也是要往省城，没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们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

次日早去上船，两人同包了一个头舱。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书来看。匡超人初时不好问他，偷眼望那书上圈得花花绿绿，是些什么诗词之类。到上午同吃了饭，又拿出书来看，看一会又闲坐着吃茶。匡超人问道：“昨晚请教老客，说有店在省城，却开的是什么宝店？”景客人道：“是头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开宝店，却看这书做什么？”景客人笑道：“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会看么？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不瞒匡先生你说，小弟贱号叫做景兰江，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因在舱内开了一个

箱子，取出几十个斗方子来递与匡超人，道：“这就是拙刻，正要请教。”匡超人自觉失言，心里惭愧；接过诗来，虽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赞一回。景兰江又问：“恭喜入泮是哪一位学台？”匡超人道：“就是现在新任宗师。”景兰江道：“新学台是湖州鲁老先生同年，鲁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诗友。小弟当时联句的诗会，杨执中先生、权勿用先生，嘉兴蘧太守公孙骖夫，还有娄中堂两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们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曾会面。”匡超人见他说这些人，便问道：“杭城文瀚楼选书的马二先生，讳叫做静的，先生想也相与？”景兰江道：“那是做时文的朋友，虽也认得，不算相与。不瞒先生说，我们杭城名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却是有几个同调的人，将来到省，可以同先生相会。”匡超人听罢，不胜骇然。同他一路来到断河头，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兰江站在船头上，只见一乘轿子歇在岸边。轿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直裰，手里摇着一把白纸诗扇，扉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图书；后面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药箱。那先生下了轿，正要进那人家去，景兰江喊道：“赵雪兄，久违了！哪里去？”那赵先生回过头来，叫一声：“哎呀！原来是老弟！几时来的？”景兰江道：“才到这里，行李还不曾上岸。”因回头望着舱里道：“匡先生，请出来。这是我最相好的赵雪斋先生，请过来会会。”匡超人出来，同他上了岸。

景兰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里来。当下三人同作了揖，同进茶室。赵先生问道：“此位长兄尊姓？”景兰江道：“这位是乐清匡先生，同我一船来的。”彼此谦逊了一回坐下，

泡了三碗茶来。赵先生道：“老弟，你为什么就去了这些时？叫我终日盼望。”景兰江道：“正是为些俗事缠着。这些时可有诗会么？”赵先生道：“怎么没有。前月中翰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邀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着实扰了他一天。御史荀老先生来打抚台的秋风，丢着秋风不打，日日邀我们到下处做诗。这些人都问你。现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鲁老先生征挽诗，送了十几个斗方在我那里，我打发不清，你来得正好，分两张去做。”说着，吃了茶，问：“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是哪位学台手里恭喜的？”景兰江道：“就是现任学台。”赵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儿同案。”吃完了茶，赵先生先别，看病去了。景兰江问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发到哪里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拢文瀚楼。”景兰江道：“也罢，你拢那里去，我且到店里。我的店在豆腐桥大街上金刚寺前，先生闲着，到我店里来谈。”说罢，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楼，问马二先生，已是回处州去了。文瀚楼主人认得他，留在楼上住。次日，拿了书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爷。进了门，家人回道：“三爷不在家，前几日奉差到台州学道衙门办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几时回家？”家人道：“才去，怕不也还要三四十天工夫。”匡超人只得回来，寻到豆腐桥大街景家方巾店里，景兰江不在店内。问左右店邻，店邻说道：“景大先生么？这样好天气，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寻花问柳，做西湖上的诗。绝好的诗题，他怎肯在店里坐着？”匡超人见问不着，只得转身又走。走过两条街，远远望见景先生同着两个戴方巾的走，匡超人相见作揖。景兰江

指着那一个麻子道：“这位是支剑峰先生。”指着那一个胡子道：“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那二人问：“此位先生……”景兰江道：“这是乐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才在宝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时往哪里去？”景先生道：“无事闲游。”又道：“良朋相遇，岂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饮三杯？”那两位道：“最好。”当下拉了匡超人，同进一个酒店，拣一副坐头坐下。酒保来问要什么菜，景兰江叫了一卖一钱二分银子的杂脍，两碟小吃。那小吃，一样是炒肉皮，一样就是黄豆芽。拿上酒来。支剑峰问道：“今日何以不去访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宴一位出奇的客。”支剑峰道：“客罢了，有什么出奇？”浦墨卿道：“出奇得紧哩！你满饮一杯，我把这段公案告诉你。”

当下支剑峰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鄞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因他来浙，就写一封书子来会赵爷。赵爷那日不在家，不曾会。”景兰江道：“赵爷官府来拜的也多，会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赵爷去回拜，会着，彼此叙说起来。你道奇也不奇？”众人道：“有什么奇处？”浦墨卿道：“那黄公竟与赵爷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众人一齐道：“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还有奇处。赵爷今年五十九岁，两个儿子，四个孙子，老两个夫妻齐眉，只却是个布衣；黄公中了一个进士，做任知县，却是三十岁上就断了弦，夫人没了，而今儿花女花也无。”支剑峰道：“这果然奇！同一个年、月、日、时，一个是这般境界，一个是那般境界，

判然不合。可见‘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说着，又吃了许多的酒。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哪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哪一个？”三位不曾言语。浦墨卿道：“这话让匡先生先说。匡先生，你且说一说。”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众人一齐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到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而今又想中进士，又想像赵爷的全福，天也不肯！虽然世间也有这样的人，但我们如今既设疑难，若只管说要合做两个人，就没了的难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报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掣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到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道：“你们都说的是隔壁帐。都斟起酒来满满的吃三杯，听我说。”支剑峰道：“说的不是怎样？”景兰江道：“说的不是，倒罚三杯。”众人道：“这没的说。”当下斟上酒吃着。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

“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一齐道：“这果然说的快畅！”一齐干了酒。匡超人听得，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

景兰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楼’字为韵，回去都做了诗，写在一个纸上，送在匡先生下处请教。”当下同出店来，分路而别。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交游添气色，又结婚姻；文字发光芒，更将进取。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话说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来寓处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楼店主人走上楼来，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问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得好，又要批得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若出得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这书刻出来，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号，还多寡有几两选金和几十本样书送与先生。不知先生可赶得来？”匡超人道：“大约是几多日子批出来方不误事？”主人道：“须是半个月内有的出来，觉得日子宽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罢了。”匡超人心里算计，半个月料想还做得来，当面应承了。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午间又备了四样菜，请先生坐坐，说：“发样的时候再请一回，出书的时候又请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饭，初二、十六，跟着店里吃‘牙祭肉’，茶水、灯油，都是店里供给。”匡超人大喜，当晚点起灯来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听听那樵楼上才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这样哪里要半个月！”吹灯睡下，次早起来又批。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

到第四日，正在楼上批文章，忽听得楼下叫一声道：“匡先生在家么？”匡超人道：“是哪一位？”忙走下楼来，见是景兰江，手里拿着一个斗方卷着，见了作揖道：“候迟有罪。”匡超人把他让上楼去，他把斗方放开在桌上，说道：“这就是前日宴集限‘楼’字韵的。同人已经写起斗方来；赵雪兄看见，因未得与，不胜怅怅，因照韵也做了一首。我们要让他写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写了一回，所以今日才得送来请教。”匡超人见题上写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楼’字。”每人一首诗。后面排着四个名字是：“赵洁雪斋手稿”，“景本蕙兰江手稿”，“支锸剑峰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见纸张白亮，图书鲜红，真觉可爱，就拿来贴在楼上壁间，然后坐下。匡超人道：“那日多扰大醉，回来晚了。”景兰江道：“这几日不曾出门？”匡超人道：“因主人家托着选几篇文章，要替他赶出来发刻，所以有失问候。”景兰江道：“这选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会一个人。”匡超人道：“是哪一位？”景兰江道：“你不要管，快换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

当下换了衣服，锁了楼门，同下来走到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哪里去？”景兰江道：“是我们这里做过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里聚会，我也要去祝寿，故来拉了你去。到那里可以会得好些人，方才斗方上几位都在那里。”匡超人道：“我还不曾拜过胡三先生，可要带个帖子去？”景兰江道：“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蜡店，买了个帖子，在柜台上借笔写：“眷晚生匡迥拜。”写完，笼着又走。景兰江走着告诉匡超人道：“这位胡三先生虽然好客，却是个胆小不过的人。先年冢宰公去世之后，他关着门总不

敢见一个人，动不动就被人骗一头，说也没处说。落后这几年，全亏结交了我们，相与起来，替他帮门户，才热闹起来，没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个冢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兰江道：“冢宰么？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诸生。俗语说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哪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倒是我这雪斋先生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哪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见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得不怕。所以近来人看见他的轿子不过三日两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势力。就是三公子那门首住房子的，房钱也给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还知感。”

正说得热闹，街上又遇着两个方巾阔服的人，景兰江迎接着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寿去的？却还要约哪位，向哪头走？”那两人道：“就是来约长兄。既遇着，一同行吧。”因问：“此位是谁？”景兰江指着那两人向匡超人道：“这位是金东崖先生，这位是严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二位道：“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齐作了一个揖，一齐同走。走到一个极大的门楼，知道是冢宰第了。把帖子交与看门的。看门的说：“请在厅上坐。”匡超人举眼看见中间御书匾额“中朝柱石”四个字，两边楠木椅子。四人坐下。

少顷，胡三公子出来，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直裰，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四十多岁光景。三公子着实谦光，当下同诸位作了揖。诸位祝寿，三公子断不敢当，又谢了诸位，奉坐。金东崖首座，严致中二座，匡超人三座，景兰江是本

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东崖向三公子谢了前日的扰。三公子向严致中道：“一向驾在京师，几时到的？”严致中道：“前日才到。一向在都门敝亲家国子司业周老先生家做居亭，因与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约弟同行，顺便返舍走走。”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哪里？”严贡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曾进城，不过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进城，会见雪兄，说道三哥今日寿日，所以来奉祝，叙叙阔怀。”三公子道：“匡先生几时到省？贵处哪里？寓在何处？”景兰江代答道：“贵处乐清，到省也不久，是和小弟一船来的。现今寓在文瀚楼，选历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说着，家人捧茶上来吃了。三公子立起身来让诸位到书房里坐。

四位走进书房，见上面席间先坐着两个人，方巾白须，大模大样。见四位进来，慢慢立起身。严贡生认得，便上前道：“卫先生、随先生都在这里，我们公揖。”当下作过了揖，请诸位坐。那卫先生、随先生也不谦让，仍旧上席坐了。家人来禀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

这里坐下，景兰江请教二位先生贵乡。严贡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卫体善先生，乃建德乡榜；此位是石门随岑庵先生，是老明经。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选的文章，衣被海内的。”景兰江着实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两个先生也不问诸人的姓名。随岑庵却认得金东崖，是那年出贡到京，到监时相会的，因和他攀话道：“东翁，在京一别，又是数年，因甚回府来走走？想是年满授职？也该荣选了。”金东崖道：“不是。近来部里来投充的人也甚杂，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宁王，后来朝里又拿问了刘太监，常到部里搜剔卷案；我

怕在那里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来。”说着，捧出面来吃了。

吃过，那卫先生、随先生闲坐着，谈起文来。卫先生道：“近来的选事益发坏了！”随先生道：“正是。前科我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卫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没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请教先生，前科墨卷，到处都有刻本的，怎的没有文章？”卫先生道：“此位长兄尊姓？”景兰江道：“这是乐清匡先生。”卫先生道：“所以说没有文章者，是没有文章的法则。”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则了。难道中式之外，又另有个法则？”卫先生道：“长兄，你原来不知。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都是一脉流传，有个元灯。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随先生道：“长兄，所以我们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来，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不丑，不然只算做侥幸，一生抱愧。”又问卫先生道：“近来那马静选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见？”卫先生道：“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说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剑峰、浦墨卿进来，摆桌子，同吃了饭。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赵雪斋。等到一更天，

赵先生抬着一乘轿子，又两个轿夫跟着，前后打着四枝火把，飞跑了来，下了轿，同众人作揖，道及：“得罪，有累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来了许多亲戚、本家，将两席改作三席，大家围着坐了。席散，各自归家。

匡超人到寓所，还批了些文章才睡。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听的这一席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在上。又还偷着工夫去拜了同席吃酒的这几位朋友。选本已成，书店里拿去看了，回来说道：“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两选金送来，说道：“刻完的时候，还送先生五十个样书。”又备了酒在楼上吃。吃着，外边一个小厮送将一个传单来。匡超人接着开着，是一张松江笺，折做一个全帖的样式，上写道：

谨择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韵赋诗。每位各出杖头资二星。今将在会诸位先生台衔开列于后：卫体善先生、随岑庵先生、赵雪斋先生、严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剑峰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兰江先生，共九位。

下写“同人公具”。又一行写道：“尊份约齐，送至御书堂胡三老爷收。”匡超人看见各位名下都画了“知”字，他也画了，随即将选金内秤了二钱银子，连传单交与那小使拿去了。到晚无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须要做诗，我若不会，不好看相，便在书店里拿了一本《诗法入门》，点起灯来看。他

是绝顶的聪明，看了一夜，早已会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笔来就做，做了出来，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当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

到十五日早上，打选衣帽，正要出门，早见景兰江同支剑峰来约。三人同出了清波门，只见诸位都坐在一只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赵雪斋还不曾到，内中却不见严贡生，因问胡三公子道：“严先生怎的不见？”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开船，他把份子送来，已经回广东去了。”当下一同上船，在西湖里摇着。浦墨卿问三公子道：“严大先生我听见他家为立嗣有什么家难官事，所以到处乱跑，而今不知怎样了？”三公子道：“我昨日问他的，那事已经平复，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将家私三七分开，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这个倒也罢了。”

一刻到了花港，众人都倚着胡公子，走上去借花园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里竟关着门不肯。胡三公子发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里问，那人道：“胡三爷是出名的吝啬！他一年有几席酒照顾我？我奉承他！况且他去年借了这里摆了两席酒，一个钱也没有！去的时候，他也不叫人扫扫，还说煮饭的米剩下两升，叫小厮背了回去。这样大老官乡绅，我不奉承他！”一席话，说得没法，众人只得一齐走到于公祠一个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来。

份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兰江出去买东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玩玩。”当下走到街上，先到一个鸭子店。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拔下耳挖来戳戳，脯子上的肉厚，方才叫景兰江讲价钱买了。因人多，多买了几斤肉，又

买了两只鸡、一尾鱼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厮先拿了去。还要买些肉馒头，中上当点心。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看了三十个馒头，那馒头三个钱一个，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景兰江在旁劝解，劝了一回，不买馒头了。买了些索面去下了吃，就是景兰江拿着。又去买了些笋干、盐蛋、熟栗子、瓜子之类，以为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帮着拿些。来到庙里，交与和尚收拾。支剑峰道：“三老爷，你何不叫个厨役伺候，为什么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厨役就费了！”又秤了一块银，叫小厮去买米。

忙到下午，赵雪斋轿子才到了，下轿就叫取箱来。轿夫把箱子捧到，他开箱取出一个药封来，二钱四分，递与三公子收了。厨下酒菜已齐，捧上来众位吃了。吃过饭，拿上酒来。赵雪斋道：“吾辈今日雅集，不可无诗。”当下拈阄分韵：赵先生拈的是“四支”，卫先生拈的是“八齐”，浦先生拈的是“一东”，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随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删”，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韵已定，又吃了几杯酒，各散进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来的骨头骨脑和些果子装在里面，果然又问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几升，也装起来，送了和尚五分银子的香资，押家人挑着，也进城去。

匡超人与支剑峰、浦墨卿、景兰江同路。四人高兴，一路说笑，勾留玩耍，进城迟了，已经昏黑。景兰江道：“天已黑了，我们快些走！”支剑峰已是醉，口发狂言道：“何妨！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况且李太白穿着宫锦袍，夜里还走，何况才晚？放心走，谁敢来！”正在手舞足蹈高兴，

忽然前面一对高灯，又是一对提灯，上面写的字是“盐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轿里，一眼看见，认得是支鐔，叫人采过他来，问道：“支鐔！你是本分府盐务里的巡商，怎么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闹？”支剑峰醉了，把脚不稳，前跌后撞，口里还说：“李太白宫锦夜行。”那分府看见他戴了方巾，说道：“衙门巡商，从来没有生、监充当的，你怎么戴这个帽子！左右的！挝去了！一条链子锁起来！”浦墨卿走上去帮了几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员，如何黑夜酗酒！带着送在儒学去！”景兰江见不是事，悄悄在黑影里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内，两人溜了。转到下处，打开了门，上楼去睡。次日出去访访，两人也不曾大受累，依旧把分韵的诗都做了来。

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卫先生、随先生的诗“且夫”、“尝谓”都写在内，其余也就是文章批语上采下来的几个字眼。拿自己的诗比比，也不见得不如他。众人把这诗写在一个纸上，共写了七八张。匡超人也贴在壁上。又过了半个多月，书店考卷刻成，请先生，那晚吃得大醉。次早睡在床上，只听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来拜！”只因会着这个人，有分教：婚姻就处，知为夙世之因；名誉隆时，不比时流之辈。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话说匡超人睡在楼上，听见有客来拜，慌忙穿衣起来下楼，见一个人坐在楼下，头戴吏巾，身穿元缎直裰，脚下虾蟆头厚底皂靴，黄胡子，高颧骨，黄黑面皮，一双直眼。那人见匡超人下来，便问道：“此位是匡二相公么？”匡超人道：“贱姓匡。请问尊客贵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见家兄书子，说你二相公来省。”匡超人道：“原来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礼，请到楼上坐下。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赐顾，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见家兄的书信，极赞二相公为人聪明，又行过多少好事，着实可敬。”匡超人道：“小弟来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会见，欢喜之极。”说罢，自己下去拿茶；又托书店买了两盘点心，拿上楼来。

潘三正在那里看斗方，看见点心到了，说道：“哎呀！这做什么？”接茶在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什么？”匡超人问是怎的。潘三道：“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娃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得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钱，只借这做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都怕。那一个姓支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我来家在衙

门里听见说，不多几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巡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屎！二相公，你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这样人同他混缠做什么？”

当下吃了两个点心，便丢下，说道：“这点心吃他做什么，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叫匡超人锁了门，同到街上司门口一个饭店里。潘三叫切一只整鸭，脍一卖海参杂脍，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饭店里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捡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脍，加味用作料。两人先斟两壶酒。酒罢用饭，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出来也不算帐，只吩咐得一声：“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

走出店门，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哪去？”匡超人道：“正要到三哥府上。”潘三道：“也罢，到我家去坐坐。”同着一直走到一个巷内，一带青墙，两扇半截板门，又是两扇重门。进到厅上，一伙人在那里围着一张桌子赌钱，潘三骂道：“你这一班狗才，无事便在我这里胡闹！”众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几日了，送几个头钱来与老爹接风。”潘三道：“我哪里要你什么头钱接风！”又道：“也罢，我有个朋友在此，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匡超人要同他施礼，他拦住道：“方才见过罢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着。”当下走了进去，拿出两千钱来，向众人说道：“兄弟们，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放与你们，今日打的头钱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这里坐着，看着这一个管子。这管子满了，你就倒出来收了，让他们再丢。”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旁边看。

看了一会，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请潘三爷说话。潘三出去看时，原来是开赌场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见你！寻我怎的？”老六道：“请三爷在外边说话。”潘三同他走了出来，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发个小财，一径来和三爷商议。”潘三问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钱塘县衙门里快手拿着一班光棍在茅家铺轮奸，奸的是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叫做荷花。这班光棍正奸得好，被快手拾着了，来报了官。县里王太爷把光棍每人打几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将这荷花解回乐清去。我这乡下有个财主，姓胡，他看上了这个丫头，商量若想个方法瞒得下这个丫头来，情愿出几百银子买她。这事可有个主意？”潘三道：“差人是哪个？”王老六道：“是黄球。”潘三道：“黄球可曾自己解去？”王老六道：“不曾去，是两个副差去的。”潘三道：“几时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黄球可知道胡家这事？”王老六道：“怎么不知道，他也想在这里面发几个钱的财，只是没有方法。”潘三道：“这也不难。你去约黄球来当面商议。”那人应诺去了。

潘三独自坐着吃茶，只见又是一个人，慌慌张张的走了进来，说道：“三老爹！我哪里不寻你，原来独自坐在这里吃茶！”潘三道：“你寻我做什么？”那人道：“这离城四十里外，有个乡里人施美卿卖弟媳妇与黄祥甫，银子都兑了，弟媳妇要守节，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议着要抢。媒人说：‘我不认得你家弟媳，你须是说出个记认。’施美卿说：‘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妇出来屋后抱柴，你明日众人伏在那里，遇着就抢罢了。’众人依计而行，到第二日抢了家去。不想那一日早，

弟媳妇不曾出来，是他乃着抱柴，众人就抢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旅美卿来要讨他的老婆，这里不肯。施美卿告了状。如今那边要诉，却因讲亲的时节，不曾写个婚书，没有凭据，而今要写一个，乡里人不在行，来同老爹商议。还有这衙门里事，都托老爹料理，有几两银子送作使费。”潘三道：“这是什么要紧的事，也这般大惊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黄头说话哩。”

须臾，王老六同黄球来到。黄球见了那人道：“原来郝老二也在这里。”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说别的话。”因同黄球另在一张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黄球道：“方才这件事，三老爹是怎个施为？”潘三道：“他出多少银子？”黄球道：“胡家说，只要得这丫头荷花，他连使费一总干净，出二百两银子。”潘三道：“你想赚他多少？”黄球道：“只要三老爹把这事办得妥当，我是好处，多寡分几两银子罢了。难道我还同你老人家争？”潘三道：“既如此，罢了。我家现住着一位乐清县的相公，他和乐清县的太爷最好，我托他去人情上弄一张回批来，只说荷花已经解到，交与本人领去了。我这里再托人向本县弄出一个朱签来，到路上将荷花赶回，把与胡家，这个方法何如？”黄球道：“这好得很了。只是事不宜迟，老爹就要去办。”潘三道：“今日就有朱签，你叫他把银子作速取来。”黄球应诺，同王老六去了。

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当下两人来家，赌钱的还不曾散。潘三看着赌完了，送了众人出去，留下匡超人来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说话。”当下留在后面楼上，起了一个婚书稿，叫匡超人写了。把与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拿

银子来取，打发郝二去了。吃了晚饭，点起灯来，念着回批，叫匡超人写了。家里有得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又取出朱笔，叫匡超人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朱签。办毕，拿出酒来对饮，向匡超人道：“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瘟缠什么！”是夜，留他睡下。次早，两处都送了银子来，潘三收进去，随即拿二十两银子递与匡超人，叫他带在寓处做盘费。匡超人欢喜接了，遇便人也带些家去与哥添本钱。书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请他选。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分几两银子，身上渐渐光鲜。果然听了潘三的话，和那边的名士来往稀少。

不觉住了将及两年。一日，潘三走来道：“二相公，好几日不会，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锁了楼门，同走上街。才走得几步，只见潘家一个小厮寻来了，说：“有客在家里，等三爷说话。”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当下同他到家，请匡超人在里间小客座里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边，潘三道：“李四哥，许久不见，一向在哪里？”李四道：“我一向在学道衙门前。今有一件事，回来商议，怕三爷不在家。而今会着三爷，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什么事捣鬼话？同你共事，你是‘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也不漏’，总不肯放出钱来。”李四道：“这事是有钱的。”潘三道：“你且说是什么事？”李四道：“目今宗师按临绍兴了，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而今想儿子进学。他儿子叫做金跃，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寻一个替身。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这事所以要和三爷商议。”潘三道：“他愿出多少银子？”李四道：“绍兴的

秀才足足值一千两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两。只是眼下且难得这一个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样装一个何等样的人进去？那替考的笔资多少？衙门里使费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样一个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两银子，你还想在这里头分一个份子，这事就不必讲了。你只好在他那边得些谢礼，这里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爷，就依你说也罢了。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潘三道：“你总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封在当铺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我总包他一个秀才。若不得进学，五百两一丝也不动。可妥当么？”李四道：“这没的说了。”当下说定，约着日子来封银子。

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来向匡超人说道：“二相公，这个事用得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才听见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还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传递，还是竟进去替他考？若要进去替他考，我竟没有这样的胆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银子来，我少不得同你往绍兴去。”当晚别了回寓。

过了几日，潘三果然来搬了行李同行，过了钱塘江，一直来到绍兴府，在学道门口寻了一个僻静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带了那童生来会一会。潘三打听得宗师挂牌考会稽了，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来，叫他除了方巾，脱了衣裳，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误。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过五鼓，学道三炮升堂。超人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吆喝了进

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

潘三同他回家，拿二百两银子以为笔资。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这一注横财，这就不要花费了，做些正经事。”匡超人道：“什么正经事？”潘三道：“你现今服也满了，还不曾娶个亲事。我有一个朋友，姓郑，在抚院大人衙门里。这郑老爹是个忠厚不过的人，父子都当衙门。他有第三个女儿，托我替他做个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当。一向因你没钱，我就不曾认真的替你说。如今只要你情愿，我一说就是妥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财下礼的费用，我还另外帮你些。”匡超人道：“这是三哥极相爱的事，我有什么不情愿？只是现有这银子在此，为甚又要你费钱？”潘三道：“你不晓得，你这丈人家浅房窄屋的，招进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银子自己寻两间房子。将来添一个人吃饭，又要生男育女，却比不得在客边了。我和你是一个人，再帮你几两银子，分什么彼此？你将来发达了，愁为不着我的情也怎的？”匡超人着实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郑老爹说，取了庚帖来，只问匡超人要了十二两银子去换几件首饰，做四件衣服，过了礼去。择定十月十五日入赘。

到了那日，潘三备了几碗菜，请他来吃早饭。吃着，向

他说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过去。这一席子酒就算你请媒的了。”匡超人听了也笑。吃过，叫匡超人洗了澡，里里外外都换了一身新衣服，头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宝蓝缎直裰与他穿上。吉时已到，叫两乘轿子，两人坐了，轿前一对灯笼，竟来入赘。郑老爹家住在巡抚衙门旁一个小巷内，一间门面，到底三间。那日新郎到门，那里把门关了，潘三拿出二百钱来做开门钱，然后开了门。郑老爹迎了出来。翁婿一见，才晓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这一番结亲真是夙因。当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进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头。郑家设席管待，潘三吃了一会，辞别去了。郑家把匡超人请进新房，见新娘端端正正，好个相貌，满心欢喜。合卺成亲，不必细说。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来与他谢亲。郑家请了潘三来陪，吃了一日。

荏苒满月，郑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书店左近典了四间屋，价银四十两，又买了些桌椅家伙之类，搬了进去。请请邻居，买两石米，所存的这项银子，已是一空。还亏事事都是潘三帮衬，办得便宜；又还亏书店寻着选了两部文章，有几两选金，又有样书，卖了些将就度日。到得一年有余，生了一个女儿，夫妻相得。

一日，正在门首闲站，忽见一个青衣大帽的人一路问来。问到跟前，说道：“这里可是乐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驾哪里来的？”那人道：“我是给事中李老爷差往浙江，有书带与匡相公。”匡超人听见这话，忙请那人进到客位坐下。取书出来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这番

寄书来约这门生进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来人酒饭，写了禀启，说：“蒙老师呼唤，不日整理行装，即来趋教。”打发去了。随即接了他哥匡大的书子，说宗师按临温州，齐集的牌已到，叫他回来应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浑家说了，一面接丈母来做伴，他便收拾行装，去应岁考。考过，宗师着实称赞，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他欢喜谢了宗师。宗师起马，送过，依旧回省。和潘三商议，要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制备停当，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

正要择日回家，那日景兰江走来候候，就邀在酒店里吃酒。吃酒中间，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景兰江着实羨了一回。落后讲到潘三身上来，景兰江道：“你不晓得么？”匡超人道：“什么事？我不晓得。”景兰江道：“潘三昨晚拿了，已是下在监里。”匡超人大惊道：“哪有此事！我昨日间才会着他，怎么就拿了？”景兰江道：“千真万确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舍亲是县里当刑房，今早是舍亲小生日，我在那里祝寿，满座的人都讲这话，我所以听见。竟是抚台访牌下来，县尊刻不敢缓，三更天出差去拿，还恐怕他走了，将前后门都围起来，登时拿到。县尊也不曾问什么，只把访的款单攒了下来，把与他看，他看了也没的辩，只朝上磕了几个头，就送在监里去了。才走得几步，到了堂口，县尊叫差人回来，吩咐寄内号，同大盗在一处。这人此后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亲家去看看款单。”匡超人道：“这个好极，费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访的是些什么事。”当下两人会了帐，出酒

店，一直走到刑房家。

那刑房姓蒋，家里还有些客坐着，见两人来，请在书房坐下，问其来意。景兰江说：“这敝友要借县里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单看看。”刑房拿出款单来，这单就粘在访牌上。那访牌上写道：

访得潘自业（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潘司衙门隐占身体，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为此，牌仰该县，即将本犯拿获，严审究报，以便按律治罪。毋违。火速！火速！

那款单上开着十几款：一、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一、私和人命几案；一、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颗；一、拐带人口几案；一、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几案；一、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几案……不能细述。匡超人不看便罢，看了这款单，不觉飕的一声，魂从顶门出去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师生有情意，再缔丝萝；朋友各分张，难言兰臭。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